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艾丽丝漫游奇境记

(英国) 卡洛尔



前 言

1862年7月的一个下午,查尔斯·勒特维奇·道奇森带着三个孩子,划着一只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荡漾。在孩子们的再三央求下,他信口讲了一个梦游奇境的故事给他们听。后来经过其中一个叫艾丽斯的小女孩的请求,他将故事写成文字,送给了她。这篇文章就是《艾丽斯漫游奇境》。

作品以梦幻的形式,将你带入一个离奇的故事中,情节扑朔迷离,变幻莫测。表面看来荒诞不经,实际上却富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刻的内涵,是智慧与幻想的完美结合。吃些东西就可以长大或变小;小老鼠可以和你一起游泳;毛毛虫和你一般高;小猪接见公爵夫人的孩子;还有龙跳舞……那里是一个奇异的世界。

《艾丽斯镜中奇遇记》是《艾丽斯漫游奇境》的姊妹篇。镜子里艾丽斯和象棋国王里的人们共同遭遇着许多事,从钟背后的老头到花园里会说话的花,从一个骑不好马的骑士到艾丽斯成了王后。镜子里的世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秘色彩。两部作品在发表后,风靡欧美,译到国内后也以它离奇的色彩和诙谐幽默的语言吸引了众多的小读者们。

本书在原译稿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润色,对部分结构作了调整。把一些英语的语言习惯改成了汉语的习惯用语,对于国内的小朋友更具可读性。希望书中的散点思维能给小朋友们更多的想象空间,更希望这些故事能增加小读者们的想象力,带给小朋友们更多的乐趣。

楔 子

金色的下午，一个童话般的梦，
流水的河边，一段无法说清楚的际遇。
那是一个童年的梦，
梦中的童年，
绚烂得让人眼花缭乱。
姐姐呀，
你为我惊叹了吗？
那虽然只是
一个梦。

第一章 掉进兔子洞

艾丽斯和姐姐坐在河边上，没有事做，便玩弄起小石子。偶尔，她会瞥两眼姐姐正看的书，那书里面既没有画儿，也没有对话。“有什么好看的呀？”艾丽斯心里想，“连画儿和对话都没有。”

于是，她就懒洋洋地在心里盘算着，做个菊花项链吧，可这么热的天值得为这事儿站起来去摘菊花吗？不知不觉中就躺在了温和的沙面上了。

一只长着红色眼睛的白兔朝她跑了来。那兔子边跑边自言自语地说着：“哎呀！哎呀！我一定迟到了！”兔子又从马甲的兜里掏出一块表，看了一眼，接着又匆忙地赶起路来。艾丽斯一下子站了起来，因为她忽然想起，以前她可从来没见过一只兔子穿着马甲，带着怀表，还拿出来看时间。这简直太奇怪了。于是她追在兔子后面，跑过了一片田地，正好看见兔子钻进了一个篱笆下面的大坑。

艾丽斯马上跟了过去，也没想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兔子洞的前一段向前笔直地伸着，像个汽枪筒，到了一个地方，就忽然向下拐了过去。太突然了，艾丽斯还没来得及想，就掉进了一个好像很深的井里去了。

也许是那井太深，也许是她掉得太慢，她掉了好长时间，长得能让她向四下张望。甚至有空儿去想：“一会儿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开始，她用力往下看，想知道自己可能会掉到个什么地方。可下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她就抬起头来张望井的四壁。那上面是些小柜子和书架，还有一些地图和画片，疏疏落落地挂在钉子上。她顺手从经过的一个书架上拿起一个罐子，上面标着：橘子酱。可太令她失望了，那是个空罐子。她不想把这个罐子扔下去，“也许会砸死下面的人。”她这样想。所以她还是想

办法把它放进了一个更下面的柜子里去。

“啊！”艾丽斯高兴地想，“我摔了这么一大跤，以后再从楼梯上摔下来可就算不了什么了！家里人一定觉得我胆子真大，因为哪怕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也不会吭一声！”

掉啊，掉啊，还是不停地掉。“不知道我掉了有多少英里了，”她说出声来，“我一定快接近地心了。让我想想：那该有四千英里了，我看……”这些关于地心的知识是艾丽斯从学校课堂上学来的，因为没有人能听见，而现在也不是个合适的炫耀的机会，可练着说说也不错。“对，差不多有这么深了，不过，现在我处的纬度和经度是多少呢？”其实，艾丽斯完全不懂什么是纬度和经度，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读起来挺好听。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上了：“我不知道，会不会一直掉到地球那边去！也许会掉到一群倒立的人当中，那多好玩儿呀！对峙地，也许是……”这回她庆幸没人听着，她把“对跖地（对跖地：地球上对跖的地方，英语中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说成了“对峙地”。……“但是你瞧，我还是得问问他们那个国家的名字。‘请问，太太，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她边说边像真的一样想屈膝行礼，可在空中正往下掉的时候行屈膝礼，这实在是很难办到。“‘真是个傻孩子，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她一定会这么想。不行，还是不要问这个了。也许我能看到什么地方写着：这里是新西兰或者这里是澳大利亚。”

掉啊，掉啊，不知怎么还没到头儿。艾丽斯就又说上了：“黛娜今天晚上可要想我了，一定会的！那是只多可爱的猫啊。”

“希望姐姐在吃下午茶时，别忘了她的牛奶。黛娜，我的宝贝，现在我多希望你在你身边啊！可我怕半空中你捉不到老鼠，不过你可以捉个蝙蝠。你也知道这蝙蝠和老鼠可像了。”可她马上想起来，“猫吃蝙蝠吗？”这时，艾丽斯觉得困极了，说起话来，也像是在说梦话似的不清不楚，“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有时就说乱了，“蝙蝠吃猫吗？蝙蝠吃猫吗？”她觉得自己像是睡着

了，还梦见正和黛娜手拉手地走，很认真地问她：“黛娜，老实告诉我，你吃过蝙蝠吗？”正说着，突然扑通一下，掉到了一大堆枯树枝和干叶子上。这一跤终于摔到头了。

艾丽斯一点儿也没觉得痛，竟然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她抬头望了望，上面一片漆黑，前面又是一条长长的通道，还能看见那只白兔在匆匆地赶路。“得追上它！”艾丽斯像一阵风似地追了过去，正好听到那兔子在拐弯的地方说：“哎呀，不得了，太晚了！”在艾丽斯拐弯的时候，她离兔子很近了，可一拐过去，那兔子就不见了。她发现自己在一个又长又矮的厅房里，厅房顶上吊着一排灯。

厅房的四周都是门，可全锁着。艾丽斯从一边走过去，又从另一边走回来，试过了每一扇门，却没有一扇能够打开，只好走回到厅房的正中，她很发愁，不知道怎样才能出去。忽然，她发现了一个三条腿的小桌子，整个都是用厚玻璃做的。桌面上只有一把小小的金钥匙。艾丽斯马上就想到它一定是厅里哪个门的钥匙。可是，要么锁太小，要么锁太大，不管怎么试，就是一扇门也打不开。但当她试第二遍时，她发现了一个刚才没有看到的低低的帘子，帘子后面有个大约十五英寸高的小门。她把金钥匙插入小门的钥匙孔里，正合适！这可太好了！艾丽斯打开小门，发现有一条小洞直通进去，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她跪下身子，顺着小道往里瞧，里面有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可爱的小花园。她多想穿过这个通道，到那边的花园里或清亮的泉水边去玩玩呀。可那小门连她的头也钻不进去。“即便我的头钻过去了，”可怜的艾丽斯想，“我的肩膀也过不去，又有什么用呢！我多想像个长筒望远镜似的缩起身来呀！我想我能做到，只要知道该怎么开头儿。因为，你瞧，近来发生了这么多出奇的事儿。”艾丽斯简直觉得世上没什么事不可能发生。

只在小门边上等着似乎没什么用，所以她又回到了桌子边上。大概是希望找到另一把钥匙，或者找到本教她如何像望远镜

那样可能缩小的书。这回，她看到了一个小瓶子，“刚才它一定不在这儿。”艾丽斯想。瓶子的颈上扎着个纸签，上面用漂亮的大字写着：“喝我”。

“写着‘喝我’，真是不错”。聪明的小艾丽斯可没有那么冒失。“不行，我得先瞧瞧，”她说，“看看上面标没标有毒的字样。”因为她读过不少类似的故事，说小孩子怎样被火烫着，被野兽吃掉或其他一些可怕的事儿，全都因为他们没有记住大人们教他们的几条简单的规则：像烧红的棒子拿得太久就会烫伤你；如果把小刀弄到皮肤里太深就会出血。她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那条：如果你喝了那个写着“毒药”的瓶子里的水，迟早会发现那水是对你有害的。

可这个小瓶子上并没有标着“毒药”，所以艾丽斯就大胆地喝了几口，她发现那水很好喝，像很多种香味混合成的，有樱桃馅饼的味儿，牛奶蛋糕的味儿，菠萝蜜的味儿，烤火腿的味儿，太妃糖的味儿，还有烤黄油面包片的味儿。一会儿就把它喝了个精光。

“多奇怪的感觉呀！”艾丽斯说道，“我一定像个望远镜似地在缩小了。”怪事真的发生：现在她变得只有一英尺高了。她立刻高兴起来，因为她想到现在她的尺寸正好可以通过那扇小门，过到那个可爱的小花园去了。不过，她又等了一会儿，看看自己会不会继续缩小，对此她有点担心。“如果我一直缩小下去，像个蜡烛，到最后，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她边自言自语，边想象着一支熄灭了的蜡烛的样子，可她想象不出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等了一会儿，没有什么事情再发生，她决定立刻到小花园去。

可是，可怜的艾丽斯！她走到门跟前才想起，她把小钥匙落在桌子上了，当她回到桌子旁边去取它时，她发现自己太矮了，根本不可能够到它。她清清楚楚地看到金钥匙就在桌子上，她努力想从一个桌腿上爬上去，可玻璃的桌子腿儿太滑了。当她一遍又一遍地试，一遍又一遍地失败之后，可怜的艾丽斯筋疲力尽地

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算了，这么哭有什么用？”艾丽斯厉声地制止自己，“我劝你立刻住嘴，不要哭了！”她经常给自己提些很好的建议，虽然她很少照着去做。有时她还会厉害地责骂自己，骂得流出眼泪来。有一回，因为玩槌球游戏时作了弊，她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原来，这个孩子总喜欢装作两个人。“可是现在还装什么两个人？”可怜的艾丽斯伤心地想，“哎，我的个子这么小，做一个像样的人都难了！”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被桌子底下的小玻璃盒子吸引住了。把它打开，里面是一块小蛋糕，蛋糕上用葡萄干写着漂亮的两个字：“吃我”。“好吧，我就吃，”艾丽斯说道，“如果它把我变大了，我就能再拿到桌子上的钥匙了；若是它把我变得更小，我就能钻到门那边去。反正总能过到小花园去，所以变成什么样我都不在乎！”

她吃了一小口，就忙着看自己的样子：“变成什么样了？”她把手按在头顶上，看看是长了还是缩了，可她诧异地发现自己竟还是那么大。其实，平常人们吃了蛋糕，不过如此，当然不会变大，也不会变小。可是艾丽斯遇上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现在倒觉得，若是哪件事情平平常常地发生了，才是又没趣又无聊呢。

第二章 眼泪池

“越来越奇怪了！”艾丽斯惊诧得一时间连怎么好好说话都忘了，“现在我长得像个顶大的望远镜伸到了最大！再见了，我的脚！”当她低头望自己的脚时，发现它们远得快看不见了。”唉，我可怜脚啊，现在谁来给你们穿鞋穿袜子呢？我一定办不到了！我离你们那么远，根本够不到你们了。你们可要照顾好自己。—

——不过我也得好好地待它们，“艾丽斯心想，“否则，它们会不听我的话，不去我要去的地方了！让我想想，那好吧，今后每个圣诞节都买双新鞋给它们吧，一定让它们舒舒服服。”接着，她又计划着怎样把鞋送去。“得交给送信人，”她对自己的想法很满意，“送礼物给自己的脚，多有趣呀！那地址看上去也一定不同寻常：

寄给壁炉附近的地毯上的

艾丽斯的右脚先生，

（及艾丽斯的问候）

哎呀，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正说着，她的头碰到了屋顶，实际上她现在有九英尺高了。她拿起小金钥匙，赶快来到通向小花园的门那儿去。

可怜的艾丽斯！现在她最多也只能侧身躺下，用一只眼睛瞧瞧小门儿里的可爱的花园，再也没有穿过去的希望了。她坐下又哭了起来。

“你该害臊才对，”艾丽斯边哭边说，“像你这么大个儿的孩子还这样哭个不停！马上住嘴！你快给我听着，不许再哭了！”可是她哭呀，哭呀，怎么也停不下来，眼泪流了满地，在她周围流成了个大水池，差不多有四英寸深，几乎流满了整个大厅。她止住哭声向这个眼泪流成的水池张望着。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有轻轻的“嗒嗒”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就赶快擦干眼泪。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他衣着华丽，一只手戴着羊皮手套，另一只手里拿了把大扇子。他急匆匆地

一路小跑过来，嘴里还念叨着：“哎呀！那公爵夫人呀！哎呀！我让她等了这么久，她一定气坏了！”艾丽斯这时着急得不得了，她愿意向任何人求救。当兔子走近时，她怯生生地小声说：“劳驾，先生。”那兔子给吓了一跳，丢下白羊皮手套和扇子，逃命似地向黑暗处跑了。

大厅里很热，艾丽斯拾起扇子和手套，边扇着扇子边自言自语道：“啊！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有多奇怪呀！昨天样样事情还照

常运行着。是不是昨天夜里我就开始变了？让我想想：今天早上起床时还和平常一样吗？我想我能记得，当时就有点儿感觉不对劲儿，可是，如果我变得不是自己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是谁？哎，那才是个难解的谜呢！”于是，她把自己认识的和自己同岁的小孩儿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看看她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哪一个。

“我敢肯定我不是艾达，”很自信地样子，她知道，“因为她的头发能系上长长的发卷，而我的头发根本系不起发卷来。而且，我也一定不是梅布尔，因为我懂许多事，而她，简直什么也不懂！何况，她是她，我是我。还有……哎呀，全乱成一团了！让我试试，看还记不记得从前的事。让我想想：四五一十二，四六一十三，四七一十……唉！全不对了！不过，乘法表无关紧要，还是来看看地理吧。看是不是还记得，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罗马是……不对，还是全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来试着背背‘小鳄鱼’那首诗。”说着，她把手规矩地放在腿上，好像在背课文的样子。她开始背起来，可她的声音又沙哑又难听，说出的话也与平常大不一样：

“尼罗河上水湍湍，
小鳄鱼摆着尾巴河边转，
河水流过鳞甲片，片片金光闪又闪。
小鳄鱼咧嘴笑嘻嘻，
四只爪子摆开齐又齐，
欢迎小鱼儿来作客，
欢欢喜喜行个礼。”

“我肯定我背得全不对，”可怜的艾丽斯说着又眼泪汪汪起来，“我真的变成梅布尔了。如果这样，我就非得像她那样住进那所冷清的小房子里去了，那儿什么玩具也没有，而且，还得读那

么多书！不行，我打定主意了，如果我是梅布尔，我宁愿呆在这底下！让他们伸下头来叫我‘上来吧，宝贝！’我会抬头对他们说：‘先告诉我，我是谁？’如果这个人我喜欢，我就上去；如果不喜欢，我就一直待在这下面，直到变成我喜欢当的人。”可是，艾丽斯想到这里伤心地大哭起来，“可是我真希望他们伸下头来叫我呀！你们在哪啊，我一个人孤单地待在这儿，真难受呀！”

这时，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怎么回事，在她说话的工夫已经把兔子先生的小白羊皮手套戴在了自己手上。“我是怎么戴上的呢？”艾丽斯很纳闷，她马上想到，“我一定又在变小了。”于是，她起身走到桌子跟前，用桌子的高度来确定一下自己的身高。发现猜得不错，自己现在只有两英尺高了，而且还在迅速地缩小。很快她就明白了，是因为自己手中的那把扇子不知发生了什么问题，她就赶快把它抛掉了，刚好及时避免了缩得太小的灾难。

“好险呀！”刚才那突然一变把艾丽斯吓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看到自己还完完整整地活着，她才放下心来。“现在到花园去！”她飞快地跑到小门那儿。可是，哎呀！那小门儿又关上了，而那小金钥匙也像以前那样放在玻璃桌儿上，“事情更糟了，”可怜的孩子太伤心了，“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小过，从来没有过！这太糟糕了！太糟了！该怎么办啊？”

正说着，她脚下一滑，顷刻间，“扑通”一下，掉进了水池里，咸水没到了她的下巴。起初，觉得自己掉进了海里，“如果是那样，我可以坐火车回去了。”她这样想，因为曾经去过海边一次，从此不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你去哪里的海边，都能看到好多游泳更衣车（游泳更衣车：上有遮盖，可以开进水中当作游泳者更衣室的车子。）。孩子们用小木铲子挖着沙土，远处是一排公寓，公寓后面就总会有个火车站。但是，很快她就明白了，这儿不是海，而是个眼泪池，就是她长到九英尺高时流出的许多眼泪积成的眼泪池。

“要是当时我没哭得那么厉害该多好呀!”艾丽斯一边向岸边游一边说,她在努力寻找游出去的路。“我想我一定正在受到惩罚,罚我被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这种惩罚真是太可恨了!可是,今天发生的事儿那么奇怪,我有什么办法呢?”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什么东西在不远处“哗哗”地游水。她就向那个方向游近些,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开始她以为那一定是一只海象或是一只河马,但后来她想起自己已经变得这么小了,才明白那不过是一只像自己一样不小心滑进水里的老鼠罢了。

“和这只老鼠说说话行吗?”艾丽斯想,“这里的事儿样样都那么离谱儿,所以我想这老鼠多半会说话,无论如何,试试总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道:“哦,耗子,你知道游出去的路吗?我在这儿游来游去,快累死了。你帮帮我吧,哦,耗子!”艾丽斯觉得这样对一只老鼠说话准没错,虽然她从未做过类似的事,可她记得在她哥哥的拉丁文语法书中这样写着:主格——一只老鼠,所有格——一只老鼠的,与格——给一只老鼠,宾格——一只老鼠,呼格——哦,耗子!老鼠很好奇地看着她,好像还冲她眨了一下眼,但什么也没说。

“也许他不懂英语,”艾丽斯心想,“我猜他是一只法国老鼠,一定是征服者威廉(威廉一世(1027~1087)英国国王。原系法国诺曼底公爵,后来渡海侵入英国,击溃原英王,自立。)一起来到英国的。”艾丽斯对自己所懂的历史知识中什么事是什么年代发生的,总是不太清楚。又想了一会儿,她开口说:“Où est ma chatte?”这是她法语课本中的头一句话,意思是我的猫在哪儿。老鼠听了这话,“腾”地一下跳出了水面,吓得浑身发抖。“哎呀,实在对不起!”艾丽斯急忙道歉,她怕伤了这可怜的动物之间的感情。“我忘了你是不喜欢猫的。”

“我不喜欢猫!”那只老鼠叫道,声音又激动又刺耳,“如果你是我,你会喜欢猫吗?”

“喔,也许不会吧,”艾丽斯用安慰的口气说:“别为这个生气

了。不过我很想给你讲讲我的猫黛娜，我想你一见到她，就会喜欢上猫的。她可是个又乖又可爱的小东西。”艾丽斯边说边懒洋洋地划着水，“她总是舒舒服服地坐在火炉边，‘呜呜’地哼哼，还会用爪子洗脸，再把爪子舔干净；我们把她的毛梳理得又柔软又光滑，还有捉老鼠的本事，她是最棒的。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哎呀，对不起！”艾丽斯叫起来，因为那老鼠气得全身的毛儿都竖了起来，觉得自己一定大大得罪了他。“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再也不说她了。”

“我们？真是的！”老鼠叫道。他愤怒地从头到尾颤抖个不停，“好像是我喜欢谈这个话题似的！我们全家都恨透了猫，那些肮脏、下贱、粗俗的东西！别让我再听到他们的名字！”

“不说了，不说了，我真的不会再提她了！”艾丽斯说道。

于是，她马上换了个话题，“你你……你喜欢……喜欢狗吗？”老鼠没说话。艾丽斯就热切地说了下去：“我真想让你见见我家隔壁的那只小狗，他真好玩！他是只小猎狗，亮亮的眼睛，长长的棕色卷毛，逗人的耳朵还一动一动的。他会把你所扔出去的东西拾回来，还会蹲在那儿向你讨东西吃，他会做好多事情，例如……我记不清了。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农夫养的，他说他真有用处，值一百英镑呢！他说他能杀死所有老鼠……哎呀，糟糕！”艾丽斯懊悔地叫了一声，“我又触怒他了！怎么办？”因为那老鼠正朝和她相反的方向拼命游去，池子里激起了一大片水花。她在他的身后柔声地叫着，“耗子，亲爱的！快回来吧，如果你不喜欢它们，我们就再也不谈猫和狗了。”

老鼠听了这话转过身来，慢吞吞地往回游。他脸色灰白。艾丽斯想，那一定是被我气的。老鼠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咱们先游到岸边去，到了那儿我会告诉你我的历史。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恨猫和狗了。”现在是该游走的时候了，因为有很多鸟兽都掉了进来，一时间池子里变得很拥挤。水中有一只鸭子，一只小鸚鵡，一只小雏鹰和其他很多希奇古怪的小动物。艾丽斯领

路，整队人马一齐向岸边游去。

第三章 集会赛跑和故事会

动物们聚集在岸上，组成了奇模怪样的一个小队伍。鸟儿们拖着湿淋淋的羽毛，野兽们的毛紧贴在身上，个个都滴答着水珠，既不好受也不高兴地站着。一会儿工夫，艾丽斯就自然而然地同他们亲密地聊上了天，好像她一直都同它们很熟似的。她和一只小鹦鹉因为水蒸发的时间争论了很长时间。到后来，小鹦鹉生气地绷起脸，只是说：“我年纪比你大，当然懂得比你多。”艾丽斯不知道他有多大，小鹦鹉又不肯说出自己的年龄。争论没有结果，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后来，那只老鼠像个权威人士一样高声喊道：“大家都坐下，听我说！我马上就能让你们身上干起来！”大家立刻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把老鼠围在中间。艾丽斯急切地瞅着老鼠，想听他说什么，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不马上暖和起来，一定会得重感冒的。

“口母哼！”老鼠清了清嗓子，显出高贵的样子，“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快让你们干爽起来的东西，请大家都保持安静！‘征服者威廉，他的军队受到罗马教皇的恩宠，很快征服了英国。那时英国缺乏领袖，又屡遭国内篡权与国外侵略等事件的强烈冲击，因此被征服已成为一种习惯。埃德温和摩卡，即麦西亚（麦西亚：中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伯爵和诺森伯里亚（诺森伯里亚：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古王国。）的伯爵……’”

“啊！”小鹦鹉打了个寒战，叹了一口气。

“请再说一遍！”老鼠有些不快地皱了皱眉，却很礼貌地说：“你刚才说话来着？”

“没有，没有！”小鸚鵡不耐烦地回答。

“我还以为你在说话，”老鼠说，“既然没有，我就继续讲了……‘埃德温和摩卡，即麦西亚的伯爵和诺森伯里亚的伯爵，宣布承认他，甚至史蒂根德，即坎特伯雷（坎特伯雷：英国城市。）市的爱国大主教，也认为此事可取……’”

“认为什么可取？”鸭子问道。

“认为此事可取呗，”老鼠不耐烦地回答。“你该知道‘此事’的意思吧？”接着又问了一句。

鸭子说：“如果我认为某事是可取的，我当然会知道‘此事’的意思，对我来说，‘此事’通常是一只青蛙或一只虫子。可问题是，大主教认为什么是可取的呢？”

老鼠没有理会这个问题，瞥了鸭子一眼，然后急速地说了下去：“大主教同艾色林（艾色林：At ’ ’lin！（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王子，（尤指）太子。）一起接见了威廉，并向他呈献王冠，威廉的统治，起初还很有节制，但随着诺曼人（诺曼人：1066 年征服英国的诺曼人。）的专横……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亲爱的？”他说到半路，转身向艾丽斯。

“身上还像刚才一样的湿，”艾丽斯无精打采地说，“我建议散会，等找到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再说……”

“说英语！小雏鹰叫道，“你说的那些很长的怪词我一点也听不懂。还有，即便听懂了，我也不会赞成你的意见！”说完，小雏鹰就低下头偷偷地笑了起来，其他的一些鸟也“嗤嗤”地笑出声来。

渡渡鸟对小雏鹰的做法感到很不高兴，不过还是说话了：“我要说的是，让我们变干爽、暖和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一次集会赛跑。”

“集会赛跑是怎么回事？”艾丽斯问。并不因为她多想知道，只是渡渡鸟停下话来，好像认为一定会有人要问他似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接茬儿。

“你想知道吗？”渡渡鸟说：“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照着我做一回。”他先在一定范围里画出了跑步的路线。他说：“路线的确切形状无关紧要。”然后让大家都随意地站到了路线上。没有“一、二、三，跑”的口令声，只要愿意就可以开始跑了，累了可以随时停下来。所以，什么时候比赛结束倒是不容易知道。不过，当大家跑了大约半个来钟头，全身都干了。这渡渡鸟叫道：“比赛结束！”于是大家都围着过来，气喘吁吁地问他：“谁赢了？谁赢了？”

对于这个问题，渡渡鸟不认真想一想是答不上来的，他在那儿坐了半天，一个手指头按在额头上，那姿势很像画片上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诗人。）。其他参赛者安静地等着。最后渡渡鸟说道：“大家都赢了，都有奖。”

“但是谁来给奖品呢？”大家齐声问道。

“当然是她”渡渡鸟说着，用一个手指头指向艾丽斯，于是所有参赛者都围住了艾丽斯，乱哄哄地叫着：“奖品！你给我们奖品！”

艾丽斯不知该怎么办好，慌忙把手伸到兜里去摸，竟摸出了一盒果脯，幸好刚才还没有被咸水浸透，于是作为奖品发给了他们，正好一人一块。

“但是她自己也该有一份奖品呀！”老鼠说。

“那当然！”渡渡鸟郑重地回答，接着转向艾丽斯，问她：“你口袋还有别的东西吗？”

“只剩个顶针了。”艾丽斯发愁地说。

“把它给我。”渡渡鸟说。

于是大家又围住了她，当渡渡鸟郑重其事地呈给艾丽斯顶针，并且说：“请您接受这个雅致的顶针”时，大家都欢呼了起来。艾丽斯觉得整个事情都很可笑，但他们个个看上去都那么一本正经，使她不好发笑。她想不出要说些什么，只鞠了个躬，接过顶针，尽量装作严肃的样子。

接下来的事就是吃果脯，这事也闹出了点乱子来。大点的鸟抱怨果脯太小，还没尝出味道就“咕噜”咽了一个下去；小点的鸟嫌果脯太大，总是卡在嗓子那儿，非要请谁在后背上拍几下才能咽下去。最后，果脯总算吃完了。大家又坐成个圈儿，要老鼠再说点什么给他们听。

“你答应过，给我讲你的历史，忘了吗？就是你为什么恨——那个——”说到“猫”和“狗”两个字时，艾丽斯小心意地轻轻地说出来，生怕再惹老鼠生气。老鼠转过身对艾丽斯说：“我的故事可是又长又曲折又悲惨呀！”说完叹了一口气。

艾丽斯好奇地看了一眼老鼠的尾巴（英语中尾巴 tail 和故事 tal 的发音相同，因此老鼠讲到“我的故事……”时，艾丽斯看了一眼它的尾巴。），心想：“它确实是一条又长又弯的尾巴。不过，你为什么说它悲惨呢？”她心里很纳闷，所以老鼠讲的故事在她的脑子里也像那条尾巴似的又长又变，就像这样：

“狗在屋子里，逮住一只老鼠，狗对老鼠说：‘咱们上法庭，我要控告你，趁我今天早上有空儿，来将你审判，别想让我放了你。’老鼠回答道：‘这算啥审判？没有大法官，也没有陪审团。’狗诡计多端，说：‘我就是大法官，我就是陪审团。我来审判你，送你上西天。’”

“你没有留心听！”讲到半路，老鼠突然严厉地对艾丽斯说，“你在想什么呢？”

“对不起，”艾丽斯谦逊地说，“我想，你讲到第五个弯儿（艾丽斯听起来这首诗像一条又长又弯的尾巴，这里指“尾巴诗”的第五个弯儿。）了吧？”

“我没有！”老鼠生气地嚷着，“你打什么岔？”

“打镣？你要镣吗（英文中 not 和 knot 同音，此处译者为行文流畅，改译为“打岔”与“打镣”的谐音，后面文中多处作同样处理。）？让我帮你找一找。”艾丽斯边说边向四围看，她总喜欢帮别人忙。

“我要那东西做什么！你竟用些胡话来羞辱我。”老鼠说着，起身就走。

艾丽斯慌忙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也太容易生气了！”

老鼠没说什么，只是大叫了一声，作为回答。

艾丽斯追在后面，叫道：“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你的故事！”大家也异口同声地叫道：“是啊，快回来吧！”可是老鼠只是不耐烦地摇摇头，走得更快了。

等到快要看不到他的时候，小鹦鹉叹息了一声，说：“哎，多可惜呀，他不愿意待在这儿了！”一只老螃蟹趁机对女儿说：“喂，亲爱的！把这作为一个教训吧，记住，可不要乱发脾气啦！”小螃蟹烦躁地说：“别说了，妈！您这么唠叨，就是最有耐心的牡蛎也容忍不了！”

艾丽斯自言自语地说：“多希望我的黛娜在这儿呀！有她在，就能马上把那只老鼠叼回来！”

“请问，黛娜是谁？”小鹦鹉问。这下，艾丽斯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因为她随时随地都喜欢谈论她的宝贝：“黛娜是我家的猫。她是最棒的捕鼠能手，你们简直想不到她有多棒！噢，对了，我还希望你们瞧瞧她追鸟的本领，她一看见鸟，就能一下把它吞下去！”

艾丽斯的话在听众中引起了一阵很大的反响。有些鸟听了这些立刻起身就走了。一只老喜鹊披上件衣服说：“我得回家了，晚上的空气对我的嗓子不太好！”还有一只金丝雀声音颤微微地对她的孩子们叫道：“快走吧，宝贝们！现在你们都该上床睡觉了！”很快，大家都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走掉了，只剩下艾丽斯一个人。艾丽斯想到初见老鼠时的情形，悔极了。

“我不该又提起黛娜，”艾丽斯哀声道，“这里面好像没人喜欢她，可我敢肯定她是世界上最棒的猫！哎，我亲爱的黛娜呀！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再见到你！”说着，艾丽斯哭开了，她好想自

己的黛娜呀，有她在就不会这样寂寞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听到“哒哒哒”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她连忙仔细地看，希望是老鼠回心转意，跑回来讲完他的故事。

第四章 成长的烦恼

来的是那只白兔子，他一路小跑着回来了，还着急地四下里张望，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她听见他嘴里喃喃地说着：

“那公爵夫人啊！哦，我宝贝的爪子！哦，她一定会杀掉我的，我敢肯定，就像‘鼯鼠是鼯鼠’这句话一样肯定！我把它掉在哪儿了呢？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艾丽斯立刻就猜到，他是在找他的扇子和那副白羊皮手套，于是她就帮他找，可哪儿也找不到——自从她掉进了眼泪池，好像一切都变了，那大厅，玻璃桌子，小门，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很快，兔子看到了正在四处张望的艾丽斯，就生气地对她嚷道：“嘿！玛丽安！你在这外边做什么呢？快回家去，给我拿一副手套和一把扇子来！快！现在就去！”艾丽斯吓坏了，也没向他解释他认错了人，就朝他指的方向跑去。

“他把我当成他的女仆了，”她边跑边想，“当他认出我不是玛丽安的时候该多吃惊啊！但我最好还是把扇子和手套带给他，只要——我能找到。”正想着，她来到了一幢整洁的小房子前，房子的门上挂着一块光亮的铜牌，上面刻着“白兔子公寓”的字样，她没有敲门就进了屋，飞快地跑上楼。因为她很怕碰见真的玛丽安，如果那样的话，还没有找到扇子和手套，她就会被赶出去。

“这事真不可思议，”艾丽斯心想，“我替一个兔子跑腿儿！我想下次黛娜也会让我给她送信的！”于是，她开始想像发生那种事情的情景了：“‘艾丽斯小姐，快点儿，准备去散步啦！’‘我一

会儿就来，奶妈！现在我必须守住这个老鼠洞，不能让老鼠跑出来，等到黛娜回来才行。’可是黛娜这么使唤人，我想他们不会让她再留在家里的。那样自己就太可怜了。”

这时，她已经走进了一个整齐的小房间，靠近窗子有一张桌子，在那上面正如她希望的那样，放着一把扇子和两三副小小的白色羊皮手套。她拿起扇子和一副手套，正准备离开这个房间，忽然眼睛落在了一个镜子旁边的小瓶子上。这回瓶子上没印着“喝我”的标签。尽管这样，她仍拔去瓶塞，把它放在唇边，说：“每次我吃点或喝什么东西，总会有些有趣的事儿发生。我要看看这个瓶子里的东西会有什么效果。真希望它能让我再次变大，我已经厌烦透了现在这个小不点的样子了！”

事情真的像她想的那样了，可她没想到会长得这么快，还没有喝到半瓶，她的头已经顶到了天花板，她不得不弯下腰，以免脖子被压坏。她赶紧放下瓶子，心想：“足够了——我可不想再大了——就这样吧，我已经出不了门了——我刚才没喝那么多就好了！”

后悔已经晚了！她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地长啊，长啊。很快，她就不得不跪在地板上。又过了一小会儿，连这么呆着也不行了。她就试着躺下，一只胳膊肘顶着门，另一只胳膊抱着头。她还是在长，一点都没有停下来。最后她只好把一只胳膊伸到窗外，把一只脚伸到烟囱里，心想：“现在要是再长大，我可就没办法了，唉！也不知道我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儿呢？”

还算幸运，小魔瓶的药力终于散发完了，艾丽斯也不会再长大了。可她还是觉得很不好受，因为好像她再没有机会从这间房子出去了。

“还是在家里好，”可怜的艾丽斯这样想，“不会像这样一会儿变大，一会儿缩小，一会儿被老鼠骂，一会儿又被兔子使唤。我有些后悔下到这个兔子洞来了——不过，你瞧，这种日子也挺有意思！我真想知道我到底遇到了什么！从前我读神话故事的

时候，总以为那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可现在我不是正在一个神话故事里吗？应该写一本书，把我遇到的这些事都记录下来，一定要定，等我长大了，我就会写——可是现在我已经这么大了，”她伤心地想，“至少，现在再没有空地供我长大了。”

“可是我不会变老了吗？”艾丽斯又想，“如果真不再变老，那倒是个安慰，至少不会变成老太婆了。可是，那就得天天上课念书！哦，我可不想成那样啊！”

“唉，艾丽斯，你这个小傻瓜！”她对自己说，“在现在还在这儿，你可怎么念书呀？唉，这儿连你自己呆的地方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地方放书呢！”

她就这样和自己说着话，一会儿当自己是这个，一会当自己是那个，合在一起还真组成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对话。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外面有个声音在叫，于是就住嘴仔细地听。

“玛丽安！玛丽安！”那个声音叫道。“快给我拿副手套来！”然后从楼梯上传来一阵“哒，哒”的脚步声。艾丽斯想，一定是那白兔子来找她了，就吓得抖起来，抖得房子直摇晃。她忘记了，自己现在这么大个子，几乎是兔子的一千多倍，还用怕他吗？

可爱的像艾丽斯这样的生活在童话里的女孩真是不善于在真实中生活。

一会儿工夫，兔子跑到了门口，要开门，可是因为门是往里开的，艾丽斯的胳膊肘又顶住了门，所以他怎么也打不开。艾丽斯听见兔子很纳闷地说：“我只好绕到那边，从窗户进去了。”

“那你也进不来！”艾丽斯心想。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兔子已经走到窗子底下了。她猛地把手张开，在空中抓了一下。她没抓到什么，却听见了一声小小的尖叫，“扑通”的掉落声和“哗啦啦”玻璃被砸碎的声音。由此，她断定，兔子一定是掉在了瓜棚顶棚上或什么类似的东西上。

接着传来一阵发怒的叫声——是兔子的：“帕特！帕特！你在哪儿？”然后是一个艾丽斯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声音：“我在这

儿！我在挖苹果，老爷！”

“在挖苹果，真的吗！”兔子生气地说。“快到这儿来，把我从这儿弄出去！”又是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

“现在告诉我，帕特，窗户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只胳膊，老爷！”

“一只胳膊，你这个傻瓜！还敢骗我，谁见过这么大的胳膊？你瞧，它把整个窗子都塞满了！”

“您说得没错，老爷，可那就是一只胳膊。”帕特自信地回答着。

“喔，可无论如何，它不该在那儿，快去把它挪走！”

然后，半天没有动静，艾丽斯只是时不时地听到隐约的说话声，一个说：“我可不喜欢它，一点儿也不喜欢，一点儿也不！”另一个很生气的样子，“快照我说的做，你这个胆小鬼！”

没有什么动静，艾丽斯又张开手指，在空中抓了一下。这回传来了两声尖叫和“哗啦啦”的碎玻璃声。“这儿的瓜棚还真不少！”艾丽斯心想。“我想知道他们接着要干什么，要是他们能把我从这窗户拉出去，我倒真的很愿意！这里我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她等了一会儿，没听见什么动静。又过了好长一会儿，突然有小车轮的“辘辘”声传来，还有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她仔细地倾听着，想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另外那个梯子呢？——我只能带来一个，另一个在比尔斯那儿——比尔斯！快把它拿来，快点！——这儿！放在这个角儿上——不行，先把它们捆起来——还不到一半高呢——哦！怎么办，我已经够不错的啦，别那么挑剔——在这儿，比尔斯！抓住这个绳子——房顶禁得住吗？——当心那块松瓦片——哎呀，掉下来了！低头！“噼啪”一声，艾丽斯边听边猜测着。——唷！是谁干的？——我猜是比尔斯——谁上到烟囱去？——我才不去呢！你去吧！——我也不去，让比尔斯下去——好！比尔斯！主人让你从烟囱那儿下去！”“哦！这么一来，

那个比尔斯不就要从烟囱里下来了么？”

艾丽斯自言自语道，“他们好像把什么事都推到那个比尔斯身上！也不清楚这个比尔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可不会像那个比尔斯那样，就算他们给我好多好处，我也不会做。因为你瞧，这烟道有多狭窄呀。比尔斯该多受苦呀。不过，我想我能稍微踢踢腿！”

她把伸在烟囱里的脚尽量往下缩，直到她听到一个小动物在她脚上面的那段烟道里又抓又爬，她告诉自己说：“这就是比尔斯了。”然后，她突然猛地一蹬腿，期待着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先听到大伙齐叫道：“那是比尔斯！”接着是一个兔子的声音：“快点过去接住他，你们那些靠近篱笆的快点！”安静了一阵儿之后，又是一片骚乱：“托起他的头——给他喝点儿白兰地——别呛着他——怎么样啦，比尔斯！刚才发生了什么？给我们讲来听听！”

过了半天，传来了一个又低又虚弱的“吱吱”的声音“那一定是比尔斯。”艾丽斯这样猜想。“哦！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啦——不要给我白兰地了，谢谢你们，现在我好多了——可还是心慌的厉害，给你们讲不清楚——我只记得我像放在弹簧盒里的木偶一样，被什么东西“嘣”地一下弹了起来，接着就像弹丸似地朝天上飞去！”

“原来是这样，真是有点奇怪。”大家都说。

“我们得把这房子烧掉！”这是兔子的声音。听了这话，艾丽斯拼命大叫起来：“要是你们那样做，我就叫黛娜来对付你们！把你们给吃掉！”

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艾丽斯心想：“也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干些什么。如果他们稍微明白了点儿，就最好把房子拆掉。”“过分几分钟，大家又活动起来，艾丽斯听到兔子说：“一车就够用了。”

“一车什么？”艾丽斯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多想，雨点似的卵石就“噼啪啪”地打在窗子上，有一些还打正在她的脸上。她很着急他们这样做，该叫他们停下来。于是就大声喊：“你们最好别这么干！”这喊声又使大家安静下来。

艾丽斯惊奇地发现，那些卵石一落到地上，就变成了小蛋糕，于是脑子里立刻闪现出一个念头：“如果我吃上一块，我的个头儿可能会改变。而且我猜既然已不再可能变大，那么就只可能变小了。如果这样可就太好了。”

所以她就吞了一块，然后正如她所想的那样，她真的缩小了。当她缩小到能穿过门的时候，她就立刻跑出了房子，看到房子外面有许许多多的小动物。那只可怜的小蜥蜴——比尔斯——也在当中，被两只豚鼠扶着，他们正从一个瓶子里喂他什么东西吃。大家一见到艾丽斯，就向她冲了过来。艾丽斯觉得有点不太妙，就飞快地跑开了，一会儿便来到了一个茂密的小树林里。

艾丽斯在小树林里边溜达边寻思：“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把自己恢复原来的高度。第二件事就是找到一条路，通到那个可爱的小花园去。我想这是最好的计划。那马上就做吧。”

这是个不错的计划，又有条理，又简单，唯一困难的是她一点也想不出该如何着手。当她在树林里焦急地四处张望的时候，一个又小又尖的狗叫声从她的头上方传来。她赶忙抬头向上看。一只巨大的狗正向下看着她，睁着一双又圆又亮的大眼睛，他无力地伸着爪子，好像使劲想碰到她似的。“可怜的东西！”

艾丽斯用安慰的口吻说，并试着吹口哨来哄他。但她从看到这巨大的狗开始一直非常害怕，因为她想也许他饿了，即便她再和气地对他说笑，他也很可能会吃掉她。

她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就捡起了一个小树枝，伸给那狗看。于是狗凌空跳起，扑向小树枝，还高兴地叫了一声，装作要咬住它的样子。艾丽斯赶紧躲到了一大丛蓟草的后面，以免自己让那狗撞上。过了一会儿，艾丽斯从草丛的另一边露出头来，那狗

就又朝这边扑了过来，这回扑得太猛了，结果来了个倒栽葱。艾丽斯心想，这真像跟一匹马做游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他踩一脚，那可就惨了。于是又赶紧躲到了蓟草丛后面。接着，那狗朝小树枝展开了一连串地冲锋，每次都只往前跑一点，却朝后退一大段，“汪汪”地叫着，到后来退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坐在地上，伸着舌头，喘着粗气，那双大眼睛也只微微地睁着。好像没力气了。

对于艾丽斯而言这可是个逃跑的好机会，于是她马上起身撒腿就跑，直跑到累得喘不上气来，这时候那狗的叫声也远得快听不见了，她才停下来。“其实那是只挺可爱的小狗儿！”艾丽斯边说边靠住在一棵薯蓣草上休息，还拿着一片叶子扇着风。“我很想教他几套戏法，可是我得长回合适的尺寸才行！哎呀，天啊！我几乎忘了我需要长大回到原来高度这件事了！让我想想，该怎么办呢？我想，我应该吃些什么或喝些什么才行，每次都是这样做，自己才会变大或缩小的。可最重要的问题是吃‘什么’呢？”

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吃“什么”或者喝“什么”。艾丽斯四下里看了看身边的这些花和草，看不出这会儿有什么适合吃或喝的东西。在她的身边，长着一株跟她差不多高的大蘑菇，她瞧瞧它的下面，瞧瞧它的两边，又瞧瞧它的后边，最后她想：“是不是应该瞧瞧它上面有什么。”

她伸着脖子，踮着脚，从蘑菇的边缘上往上看。她的眼睛正和另一对眼睛对了个正着。原来，那是一条很大的绿毛毛虫，抱着胳膊在蘑菇顶上坐着，悠闲地叼着个长长的水烟袋，对艾丽斯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一副什么都不理不睬的样子。

第五章 吃了蘑菇以后

毛毛虫和艾丽斯对看了半天，谁也不说话。最后毛毛虫从嘴

里事拿出水烟袋，懒洋洋地问：“你是谁？”

这不是个让人高兴的开头儿。艾丽斯羞愧地回答说：“我……我也不太清楚，先生，至少现在还不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还知道我是谁，但是后来我想我已经变了好多回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毛毛虫硬巴巴地说，“你倒是说说你自己是怎么回事。”

“我恐怕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一会儿就变了好几回了，先生，”艾丽斯说，“因为我想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我不想看。”毛毛虫说。

“我恐怕弄不清楚了，”艾丽斯有些伤感地说，“因为我被糊里糊涂地在一天里变了好多次。”

“没看出来。”毛毛虫说。

“哦，也许你还没有过这种感觉，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艾丽斯说，“但是当你变成蝶蛹的时候——我想有一天你会变的，你知道——接下来，你又会变成蝴蝶。我肯定那时你会感觉有点古怪的，就会有我这样的感觉了。”

“一点儿也不会。”毛毛虫也不太感到奇怪地说。

“好吧，也许你的感觉会有些不大一样，”艾丽斯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的感觉怪极了。”

“你说！”毛毛虫轻蔑地说，“你到底是谁？”这又把他們带到了开头的问题上。毛毛虫总是说这么简短的话，使艾丽斯有点恼火，于是她站直身子显出高傲的样子说：“我想你先该告诉我你是谁。”

“为什么？”毛毛虫问。

这又是个难题，艾丽斯想不出什么好的理由，而且那毛毛虫又是一副很不愿意的样子。于是她转身就走开去。

“回来！”毛毛虫冲她嚷，“我还有一些重要的话要说呢！”

这话听上去倒很让人高兴，艾丽斯就转身走了回来。

“别发脾气。”毛毛虫说。

“这就是你要说的很重要话？”艾丽斯尽量忍着。

“当然不是。”毛毛虫说。

艾丽斯想，还是等等看的好，反正自己也没有别的事好做，而且说不定他真能说些对她有用的话呢。毛毛虫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着烟，也不说话，等了好半天，他终于放下抱着的胳膊，把水烟袋从嘴里拿出来，说：“你觉得自己变了，是吗？”

“恐怕是的，先生。”艾丽斯老老实实地说，“从前的事我全记不得了，而且我没有在十分钟内是不在变化的，大大小小好幾次了！”

“记不得什么事了吗？”毛毛虫说。

“你瞧，以前我试着背那首《繁忙的小蜜蜂》，可是全背错了！”艾丽斯非常伤心地说。

“背背那首《威廉老爸，你老啦》。”毛毛虫说。

于是，艾丽斯交叉起双手，像在课堂上面对着老师一样，很认真地背诵起来：

“年轻人说：

‘威廉老爸，你老啦，

你的头发白花花，

可为什么还是坚持头向下，

这对你的年纪合适吗？’

威廉老爸回答说：

‘年轻时怕得大脑炎，可现在脑子剩下不多了，所以一遍一遍反复练。’

‘你已经老了，我再重复一遍。

把你胖得直把肚子腆。

还是进门就把跟头翻过来，

告诉我，什么原因让你不停闲？’

老爸甩甩头回答说：

‘年轻的时候我腿脚灵，

是因为有了这种软油膏，
一先令卖给你行不行？’
‘你老啦，牙齿不结实，
喝点稀粥正合适，
可你却吃鱼不吐刺，
不知你是怎么嚼烂的？’
‘年轻时我是大法官，
因为事多总和老婆吵翻，
练得我伶牙又利齿，
一直保持到今天。’
‘威廉老爸，你老啦，
眼睛却还这么尖，
放只鳗鱼在鼻上趴，
不歪不掉本领显。’
‘三个问题我都答对了吧，
别在我面前盛气凌人啦，
不想整天听你废话，
快走吧，
要么一脚把你踢到楼下。’”

“你背得不对。”毛毛虫说。

“恐怕是不全对，”艾丽斯没有了自信，“还是有些词背错了。”

“从头到尾全错了。”毛毛虫肯定地说，他俩又半天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一会儿，毛毛虫又是第一个开口了：“你想变成多大？”

“哦，多大我倒也不在乎，只是，你知道，一个人总不喜欢这样变来变去的吧。”艾丽斯不知该怎样回答，便说出了自己的真正感受。

“我不知道。”毛毛虫说。

艾丽斯不说话了。以前她从未被人这么顶撞过，她觉得自己快忍耐不住了。

“你满意现在的样子吗？”毛毛虫又问。

艾丽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先生，我想还是再大一点，三英寸高实在太不像样子了。”

“这是个很像样的高度！”毛毛虫生气地说着。伸直了身子，他也正好三英寸高。对这个高度他很满意。

“但我不习惯这么小！”艾丽斯可怜兮兮地说。她心想：“但愿这个家伙不会那么轻易就被激怒。”

“你很快就会习惯这个高度的。”说完，毛毛虫又把水烟袋叼在嘴里，抽起烟来。

这次艾丽斯很有耐心地等着，等他什么时候再开口说话。过了一两分钟，毛毛虫从嘴里拿出水烟袋，打了两个哈欠，又抖抖身子，然后从蘑菇上下来，向草丛爬去，只说了句：“一边儿让你长大，一边儿让你缩小。”

“什么一边儿又另一边儿的？”艾丽斯心里有点不大明白。

“那蘑菇。”毛毛虫就好像听到了艾丽斯心里想的话，说完就爬进草丛不见了。

艾丽斯仔细地对着蘑菇端详了半天，想弄明白哪个是“一边儿”，哪个是“另一边儿”，但是蘑菇是圆的，这成个很难的问题。最后，她想到办法了，用胳膊围住蘑菇的边儿，一手掰了一块。

“哪块是变大的，哪块是变小的呢？”她先咬了一小口右手中的蘑菇看看会怎么样。刚咬完，她就觉得自己的下巴猛地碰到了什么——啊，那是她自己的脚！

她被这么突然的变化吓坏了，可是她知道，一刻也不能耽搁，因为缩小得太快了。她必须立刻吃下另一块。否则，张不了嘴就不好办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勉强地将左手的一小块蘑菇塞进嘴里去了。

“好啊，我的头可以活动啦！”艾丽斯高兴地说。可是马上她

就惊慌起来，因为她看不到自己的肩膀了。她低头所能见到的就是一条奇长无比的脖子，就像在她头下面很远的地方的一大丛绿叶子伸出的一根花梗一样。

“那些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艾丽斯说道，“我的肩膀到哪儿去了？还有，我可怜的小手呢？我怎么看不到你们啊？”她动了动手，可没什么大反应，只是在远远的绿叶中有个什么东西晃动了一下。

她想既然不能把手举到脑袋上，就低下头去看她的手吧。她高兴地发现自己的脖子可以像蛇一样很容易地向任意的方向弯曲伸展。于是她把脖子向下弯成了一个好看的 Z 字型，向那一大丛叶子中探去。那丛叶子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这个小树林的顶儿，她想起刚才她还在里面溜达了一圈儿呢。这时传来了一阵尖锐的“嘶嘶”声，她赶忙又抬起头来看，一只大鸽子朝她的脸上飞过来，还用翅膀猛烈地打她。

鸽子大声叫着：“长虫！长虫！”

“我不是长虫！”艾丽斯生气地说，“别跟我闹！”

“长虫，我说你就是长虫。”鸽子又重复了一遍，不过这回口气软了许多，还有些带着哭腔，说道：“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就是没法中他们的意！”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艾丽斯好奇地问。

“我试了树根，试了河边，又试了篱笆，”鸽子一个劲儿地说着，都没有注意艾丽斯，“但是那些长虫！唉！怎么做都不能让他们满意。”

艾丽斯越听越糊涂，可是她想插嘴也没用，只好让那鸽子讲完了自己再说。

“好像孵蛋还不够麻烦似的，”鸽子有点伤心地说，“我还得整日整夜地警戒着长虫来侵扰。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合过眼了！”

艾丽斯好像有点儿明白他的意思了，就：“真不幸，遇上了这

么件麻烦事。”

鸽子又提高了嗓音叫道：“我刚刚找到了这棵树林中最高的——一棵树，以为这下一定可以摆脱他们了。可是，他们偏偏又从上面扭了下来！啊呀，这些长虫呀！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可我不是长虫，我告诉你！我是……我是个——”艾丽斯申辩道，却又没法再说清楚。

“是吗！那你到底是什么？”鸽子不耐烦的说，“我看得出，你正编谎话呢！”

“我——我是个小女孩儿。”艾丽斯说得很不利落，因为她记得自己在这一天中已经变了好多回了。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了。“说得跟真的似的！”鸽子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我这辈子见过的小女孩儿多了，可是没有一个长着像你这么长的脖子的！不是，不是！你就是一条长虫，赖也没用。我猜下面你还要告诉我，你从没吃过蛋吧！”

艾丽斯是个很老实的孩子：“我当然吃过蛋啦。不过，你应该知道，长虫吃蛋，小女孩儿也吃蛋的。”

鸽子说：“我不信你的话。如果小女孩儿也吃蛋，那么她们也肯定是一种长虫，我就是这么认为。”

这真是个新奇的说法，艾丽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这又给了鸽子说话的机会，“你正在找蛋，是不是？我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你是长虫还是小女孩儿不都是一样？”

“这对我可很不一样，”艾丽斯赶紧为自己申辩，“我没在找蛋，即使在找，我也不会要你的，我不喜欢生蛋。”

于是鸽子绷着脸说：“哼，那你走吧！”说完，他就飞去了。艾丽斯尽量蹲下身子在树林里走。她的长脖子总是跟树枝缠在一起，因此她时不时地就要停下来把它们解开才行。走了一会儿，她想起两只手里还各有一块蘑菇呢，于是小心翼翼地吃起来。在这块吃一小口，在那块又吃一小口，所以她一会儿变大些，一会儿又变小些，直到把自己变到了一个正常的高度。开始，她感觉

怪怪的，因为她已经有好长时间不是这个高度了。不过她一会儿就习惯了，而且又像平常那样自言自语地说上了：“好啦，现在我的另一半计划已经完成了！那样变来变去的，真是奇怪，简直让我无法预料下一分钟会变成什么样子！好在我又变回到原来的自己了。下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到那个可爱的花园去。可是我该怎么做呢？”正说着，她发现了一块空地，上面有一座大约四英尺高的小房子。艾丽斯心想：不管是谁住在那儿，我都不能这般高矮过去，让他们看到，会把他们吓死的！所以她吃了一小口右手的蘑菇，一直缩为九英寸那么高，才向小房子那边去。

第六章 猪崽和胡椒

她走近房子旁边站了一会儿，看着房子周围的动静，想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忽然她看见一个穿着号衣的仆人从树林中跑出来（她敢肯定那是个仆人，因为他穿着号衣。如果，单看他的脸，她会叫他鱼），用手重重地敲着门。另一个穿着号衣的仆人打开了门，他长着圆圆的脸，鼓鼓的眼睛像只青蛙。艾丽斯还看到，他们俩都长着满头的卷发，还在头发上擦了粉，她对这些都感到很好奇，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那个像鱼的仆人从胳膊下面拿出一个大信封，几乎有他自己那么大，把它交给另一个仆人，郑重其事地说：“呈给伯爵夫人，王后邀请她去玩槌球游戏。”青蛙仆人同样郑重其事地回答他，只不过把几个字的顺序调了一下，说：“呈给王后，伯爵夫人邀请她去玩槌球游戏。”

然后两个人相互深深地鞠了一躬，两个人的卷发纠缠在一块儿了。

看到这个情景，艾丽斯忍不住笑出声来，她赶快跑回树林里去，怕他们听见。当她又躲到树林里偷看时，那个鱼仆人已经走

了。另外那个仆人正坐在门前边直愣愣地看着天上。艾丽斯又蹑手蹑脚地走到门那儿，抬起手敲了敲门。

“敲门一点儿用也没有，”那个仆人说话了，“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和你都在门外边。第二，屋子里那么吵，没有人能听见敲门声。”那里面也真是闹翻了天——叫声、喊声、打喷嚏声接连不断，还不时有“哗啦啦”的响声，像是盘子或罐子被打得粉碎。

艾丽斯问：“那么，我怎样才能进去呢？”

那仆人并不注意她，只是自己说道：“如果门在咱俩个中间，你这么敲也许还有用。比如，你在里面敲门，我就会把门打开让你出来，你知道。”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向上看着天，艾丽斯觉得他这样实在是非常不礼貌，“也许他只能这样，”艾丽斯又想，“因为你看他的眼睛几乎长在头顶上了，不管怎么样，他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一定可以。”于是她又大声问：“我怎样才能进去？”

那仆人说：“我要坐在这儿，等到明天——”话还没说完，房子的门开了，一只大盘子飞出来，直向那仆人的脑袋飞过来，正好从他的鼻子边擦过，在他后面的一棵树上打了个粉碎。

“——或后天，也许。”那仆人接着说自己的话，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怎样才能进去？”艾丽斯又提高声调问他。

“你真的要进去吗？我也知道这是个首要的问题。”仆人说。

这话倒也不错。只是艾丽斯不喜欢别人这么和她说话。她嘴里唠叨着：“这些家伙和你争论起来真是可怕，简直能被你给气疯了！”

那仆人倒觉得这是个继续说话的好机会，就变了种态度悠闲地说道：“我就坐在这儿，坐一会儿走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过了今天到明天，过了明天到后天。”

“可是我该怎么做呢？”艾丽斯说。

“随你的便。”说完，那仆人悠闲地吹起了口哨。

艾丽斯气急败坏地说：“唉，跟他说有什么用！他是个笨极了的大傻瓜！”然后她打开门，走了进去。

一进门就是一间大厨房，从这头到那头全是都烟。模糊地能看见公爵夫人坐在中间的一个三条腿的小凳子上，抱着个娃娃；老厨娘站在火旁边，搅着一大锅汤。

“厨娘一定把胡椒放得太多了！”艾丽斯边说边忍不住要打喷嚏。

空气里到处都是胡椒味儿，连公爵夫人也时不时打个喷嚏。

那个小宝宝更是厉害，一会儿打喷嚏，一会儿叫的，一刻也不停。不打喷嚏的只有那个老厨娘和一只大猫，那只大猫正坐在炉子边咧着嘴笑。

艾丽斯不知道先开口说话是不是合适，就怯生生地小声说道：“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您的猫会那样咧嘴笑吗？”

公爵夫人说：“他是只柴郡猫（柴郡猫：经常露齿嬉笑的猫，柴郡是英国英格兰西部的郡。），所以才会那样，猪！”她最后说了个这么难听的骂人的字，几乎把艾丽斯吓得跳起来，不过她立刻就明白了，那不是在叫她，而是在叫那个小娃娃。

所以她又壮起胆子，继续说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柴郡猫总是笑，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笑。”

“他们都会笑。”公爵夫人有些得意地说，“而且总是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艾丽斯很有礼貌地说，她觉得同公爵夫人这么聊天挺高兴的。

“你知道得不多，”公爵夫人说，“但确实有这样的事。”

艾丽斯一点也不喜欢这话，就想找个别的话题。她正要开口时，那个老厨娘把那锅汤从火上端了下来，然后拾起她能够得到的所有东西向公爵夫人和那个小娃娃扔过去——先是烧火棒，紧跟着平底锅、盘子、碗一块儿飞了过去。那公爵夫人一点儿也不在乎，甚至有些东西打着她了，她也不在乎。那个娃娃本来就

一直在哭叫，所以也看不出来他是否被打伤了。

“喂，你在干什么！”艾丽斯尖声叫道，她被这一举动惊得跳了起来，“哎哟，打在他的鼻子上啦！”正有个锅从那娃娃的鼻子边飞过去，差点儿把鼻子打掉了。

“要是每个人都只管自己的事，”公爵夫人哑着嗓子嚷道，“地球会比现在转得更快。”

“那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呀，”艾丽斯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能显显她的知识，就说：“如果，那样的话白天和晚上会成什么样子呢？你知道，地球要花二十四小时才绕着地轴转一圈。”公爵夫人叫道：“还说起斧子（公爵夫人把地轴（axis）错听成了斧子（axes）。）了，给我砍下她的头！”

艾丽斯很担心地看着老厨娘，看她是不是要去执行公爵夫人的命令，可那老厨娘正在忙着搅汤，好像没见听公爵夫人的话，艾丽斯又壮着胆子说起来：“二十四小时，我想；或者是十二小时？我——”

“喂，别烦我了。”公爵夫人有点不耐烦起来，“我从来就不识数！”说完，她又开始摆弄她起的宝宝了，还唱起一首摇篮曲，每唱到一句的末尾，就狠狠地摇摇手里的宝宝：\$

狠狠地骂你的宝贝，

你打喷嚏他就得挨冻

他气得又叫又闹，他知道这样会叫你后悔。”

[合唱]（老厨娘和那个娃娃也加了进来）

“噢！噢！噢！”

公爵夫人又唱起了第二段，边唱边把娃娃狠狠地在胳膊上扔上扔下，那可怜的小东西又哭又叫。艾丽斯几乎听不清歌词了：

“狠狠地骂我的宝贝，

你打喷嚏他就得挨冻

如果他现在很高兴，

闻胡椒味儿也不会后悔。”

[合唱]

“噢！噢！噢！”

“给，如果你愿意就抱他一会儿！”公爵夫人说着，就把娃娃扔给了艾丽斯，接着说道：‘我得去和王后玩槌球游戏了。’边说边跑出了房子。老厨娘拿起身边的一个煎锅朝她扔了过去，差点儿就打着她了。

艾丽斯觉得这个小家伙很不好抱，他的形状古怪得很，手啊，脚啊，向四面八方伸出去，不容易拢过来。艾丽斯想：“就像个张开的爪子的海星。”他打起呼噜来简直就像个蒸汽机，一会儿缩成一团，又一会儿伸展开去。开始的两分钟，艾丽斯费了全身力气才勉强把他抱住。后来，她找到了抱住他的一个好方法，打个结儿，牢牢抓住他的右耳朵和左脚，不让他挣开。这样总算抱着他出了门。

“要是我不把这个孩子带走，我敢肯定他们会在一两天之内就会杀死他的。如果把他留在这儿，不就等于在谋杀他吗！”最后一句她听起来很响。那个小家伙“咕噜”地叫了一声，这时已不再打喷嚏了。“别这样叫，”艾丽斯说，“这可不是好好说话的模样”。

那个娃娃又“咕噜”了一声，艾丽斯赶忙去看他的脸，瞧瞧他到底是怎么了。那娃娃长着个高高的翻鼻孔，像个猪的嘴巴，他的眼睛真小，一点也不像个小孩儿的眼睛。总之，艾丽斯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他正哭的缘故吧。”她想着，又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是不是在流眼泪。

没有，没有流泪，艾丽斯就认真地说：“要是你打算变成个小猪，我的乖乖，我可就不管你了，听见没有！”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又哭开了，还是“咕噜，咕噜”，过了好一会儿才住嘴。

艾丽斯寻思起来：“要是我把这个小家伙带回家，能对他做些什么呢？”这时，他又“咕噜”了一声，声音那么大，大得吓了艾丽斯一跳，又赶紧低头看他的脸。这回不会错了，那确实确实就

是只猪，她觉得自己如果再抱着他，那就太傻了。她把那小家伙放下来，一直看着他不声不响地走进了小树林里，才觉得放心一些。她对自己说：“要是他长大了可能变成个极丑的孩子，不过倒是只挺好看的猪，我想应该是这样。”然后她又想起了她认识的其他孩子，哪个长得很像猪，就又说：“如果有人能知道个好办法，让他们变得漂亮些……”她忽然看见那只柴郡猫正趴在离自己有几步远的一个大树杈上，觉得有点儿吃惊。

那只猫看见艾丽斯就笑了起来。“他看上去挺和气。”艾丽斯想。可是看到他长着那么长的爪子和好些大牙，艾丽斯觉得还是对他客气点好。“柴郡猫儿，”她战战兢兢地叫了声，也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这个名字，只是见它的嘴咧得更大了点儿。“好啦，看来他挺高兴的。”艾丽斯想着，接下去说：“你能告诉我，我该走哪条路吗？”

“那得看你打算去哪儿。”猫说。

“我不在乎去哪儿。”艾丽斯有点儿高兴。

“那你走哪条路都可以。”猫说。

“嗯——只要能到个什么地方。”艾丽斯解释道。

“噢，只要你一直走，走得足够远，总会到个什么地方的。”猫说。

艾丽斯觉得这话还挺对，就换了个话题：“这附近还住着什么人吗？”

那只猫先挥着右爪子边指边说：“在那边，住着个叫帽商的。”又挥起左爪子说：“在那边住着只三月兔。随便你去找哪个，他们可都是疯子。”

“可是我不愿意到疯子那儿去。”艾丽斯说。

“唉，这个你也没办法，”猫说，“在这里的，我们都是疯子。我是疯子，你也是疯子。”

“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艾丽斯反问道。

“你一定也是的，”猫说，“要不是这样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艾丽斯觉得这话根本不对,但她还是继续问:“你又怎么知道你是疯子呢?”

猫有理有据地开始讲开来:“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你同意吧?”

“就算同意吧。”艾丽斯点点头说。

“很好,那么你看,狗生气的时候就‘汪汪’地叫,高兴的时候就摇摇尾巴,可是我呢正与他相反,高兴的时候就“喵喵”叫,生气起来才摇尾巴。既然狗不是疯子,那我就一定是疯子了。”猫神气十足,觉得自己的推理简直太完美了。

“我说呀,你是在高兴的时候“哼哼”,不是生气地大叫。”

艾丽斯总觉得没什么道理,又不甘心他这么说。

“随便你怎么说吧,”猫紧接就换了个话题说,“今天你去和王后玩槌球游戏吗?”

“我可想去啦,”艾丽斯好像有点遗憾似地,“可是我没有被邀请。”

“如果你去了,你会在那儿见到我。”那只猫说完就不见了。

艾丽斯对此倒也不觉得怎么奇怪,她对怪事已经习惯了。当她正仔细看着那猫刚才趴着的树杈时,他又呆在那儿了。“对了,那个娃娃变成什么啦?我差点儿忘了问你。”猫仔细边用爪子懒洋洋地洗着脸,边很随意地问了声。“他变成了一只猪。”艾丽斯很静地说,好象并不为猫突然出来而惊讶似的。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刚一说完,那猫就又不见了。艾丽斯站在原处等了一会儿,希望还能见到他,可他没有再回来,又过了一会儿,她就朝着三月兔住的那个方向走去了。“以前我见过帽商,”她对自己说,“三月兔肯定要比他有趣得多。并且现在是五月,我想他大概不会太疯吧——至少不会像三月那么疯。”说着,她抬头瞧见那只猫又坐在一个树杈上了。

“你刚才说是猪,还是兔(原文本是 pig(猪)和 figZ(无花果),一种文字游戏。为便于中文读者理解,改译为猪和兔子)”猫

有些不大明白似的。

“我说的是猪，你最好不要这么快地变来变去了吧，把我都弄得头晕了。”艾丽斯说。

“好吧。”这回那猫开始慢慢地变。先从尾巴尖开始一点一点的，最后到那个笑脸，后来那个笑脸留了好长一会儿才又不见了。

“嘿嘿！我倒是常能看见猫没有笑脸，像现在这样光有个笑脸没有猫！这大概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怪的事了。”

没走多远她就看见了三月兔的房子，艾丽斯想那一定是他的房子，因为那两个烟囱像一对兔子耳朵，房顶上盖着毛，那房子可真大。她不想冒冒失失地过去，就吃了一小口左手的蘑菇，把自己变到了两英尺那么高。即使这样，她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还是疯得很厉害怎么办呢？我现在倒想还是去找那个帽商的好！”

第七章 疯茶会

房子前的树底下摆着张桌子，三月兔和帽商正在悠闲地坐在那儿喝茶。一只睡鼠坐在他们中间，睡得很香。他俩就把他当成了靠垫，胳膊肘撑在他身上，聊起天来。艾丽斯想：“那只睡鼠该多不舒服呀。好在他睡着了，可能也不在乎。”

那是张挺大的桌子，但是他们三个挤在一个小角落里，“没地儿了！没地儿了！”当他们看到艾丽斯走过来的时候，都大叫起来。“那边有的是地儿！”艾丽斯愤愤地说。说完就坐在了桌子头上的一把大扶手椅上。

“要来点儿酒吗？”三月兔和气地说。

艾丽斯把整个桌面都瞧了一遍，除了茶，就没别的东西，很不理解三月兔的话，问道：“酒在哪儿呢？”

“没有酒。”三月兔说。

“那么你请我喝酒不是太没礼貌了吗？”艾丽斯生气地说。

“那你没被邀请就坐在这儿不也是太没礼貌了吗？”三月兔反问道。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艾丽斯为自己分辩，“那儿有那么多座位，何止三个呀？”

“你应该剪剪头发了。”那个帽商开口道。他已经好奇地看了艾丽斯好一会儿了，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

“你应该知道，对别人的个人问题妄加评论是很不礼貌的。”艾丽斯严厉地说。

帽商听见这话，瞪大了眼睛，不过他说了句：“为什么一只渡鸦倒像一个书桌？”

“好啦，现在有好玩儿的东西了！真高兴，他们玩起猜谜游戏了！”艾丽斯心里想着，然后兴奋地说了出来：“我想这个我会猜。”

“你是说你能找到答案，是吗？”三月兔问。

“你说得不错。”艾丽斯有点得意地说。

“那说说你的意思吧。”三月兔说。

“我会的。”艾丽斯说，“至少我所想的就是要说的——那是一样的，是吧。”

“不是！”帽商说，“这样你不是就等于说‘我看见我要吃的’和‘我吃我所看见的’成了一回事！”

三月兔也解释说：“这样你不是等于说‘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喜欢的东西我都有’是一回事？”

那睡鼠也一边睡一边象说梦话似的：“这样你不就等于说‘我睡觉的时候总是呼吸’和‘我呼吸的时候总在睡觉’成了一样的事？”“这对于你就是一码事！”帽商很激动地说。说到这儿谈话中断了，大家安静了一分钟。艾丽斯安静地想着她所能记得的关于渡鸦和书桌的事，可什么也想不起来。

帽商第一个打破了安静的局面。他问艾丽斯：“今天几号？”他顺手从兜里掏出块手表，着急地看看它，不时摇一摇，还偶尔放在耳边听听。

艾丽斯想了想，说：“四号。”

“都走错了两天了！”帽商说，“我不是告诉过你，黄油对这些零件不合适吗！”他生气地看着三月兔大声说。

“那些可是最好的黄油。”三月兔很委屈地说。

“你说得对，可是一些面包渣也跟着被弄进去了，”进商抱怨道，“你怎么会把它们和切面包的刀子一块儿弄进去呢？”

三月兔拿过表来生气地看看，接着在他的茶杯里浸了一浸，又拿出来看了看，但他除了刚才说过的那句话外，想不出更合适的话来说，就又说道：“我知道，那可是最好的黄油。”

艾丽斯已经从他的肩膀上边看见了那块表，她吃惊地说：“这表可真有意思！它能显示日期，却不能显示钟点！”帽商嘟嘟囔囔地说：“它为什么要显示钟点？难道你的表能显示现在是哪年吗？”

“当然不能，”艾丽斯毫不犹豫地答道，“因为它所经过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时间，是在同一年里。”

“我的表就是这样的。”帽商说。

艾丽斯觉得一点儿也听不明白，帽商的话好像根本不对，可他说的确实是英语。她就用最礼貌的口气说：“我不太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睡鼠怎么又睡着了？”帽商说着，往他的鼻子上倒了点儿热茶。

睡鼠不耐烦地甩了甩头，都没有睁开眼睛就说起来：“那是当然，就是那样，我自己刚要这么说。”

帽商又转向艾丽斯说：“那个谜语你猜到了吗？”

“猜——，我不想猜了，告诉我它的答案吧。”艾丽斯说。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帽商说。

“我也不知道。”三月兔也这么说。

艾丽斯很不高兴地说道：“我觉得你们应该利用时间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儿，而不是用它来猜这些没有答案的谜语。”

“要是你像我一样和‘时间’那么熟的话，”帽商说，“你就不会说浪费‘它’，而是‘他’。”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艾丽斯满腹胡疑地说。

“你当然不会明白！”帽商轻蔑地摇摇头，“我敢说你和‘时间’连话也没说过！”

“好像没有，”艾丽斯小心地回答。“但是我知道，我唱歌的时候要打拍子（英语中“时间”和音乐中的“拍子”发音相同（time）。）。”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帽商说，“他怎么会愿意让你打拍他呢！如果你和他关系好了，你想要几点，你就能到几点，比如说，现在早上九点钟，该开始上课了，你只要悄悄给‘时间’一点暗示，表针就会在眨眼间一转！十二点半，该开饭了！你看这多棒呀！”

“我倒真有点想吃饭了。”三月兔小心地自言自语道。“那可真是太棒了！”艾丽斯细想了想说，“不过——我还不饿。”

“可能你现在并不想吃饭，”帽商说，“你可以让他走到一点半钟。”

“你就是这样用他的吗？”艾丽斯有点哭笑不得地问。帽商沮丧地摇摇头，说：“现在不行啦！上一个三月里，我和‘时间’吵了架——就在他发疯之前。边说边用茶匙指着三月兔，就在红桃皇后举办的音乐会上，它让我唱：

‘飞呀，飞呀，小蝙蝠！

我多想知道你在哪儿！’

你知道这首歌吗？”

“我听过有首一歌挺像这首的。”艾丽斯说。

帽商又说：“接下来，是这么唱：

‘高高在天上呀，你飘呀飘，
像个茶盘呀，你多自由。
闪呀，闪呀——’”

这时睡鼠晃着身子，在睡梦中也跟着唱起来：“闪呀，闪呀，
闪呀——”他唱起来就没完，他们掐了他好几下才让他停下来。
帽商说：“我才唱完第一段，红桃皇后就跳了起来喊道：

‘他在糟蹋时间！快砍下他的头！’”

“多么残忍呀！”艾丽斯惊叫起来，好像被吓着了。

“从那以后，”帽商用伤心的气说，“‘时间，再也不听使唤了！现在就总是停在六点钟。一直也不动。’”

艾丽斯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问：“就因为这个这里摆了许多茶具，对吗？”

“就是这样的，”帽商叹了口气说，“总是停留在这个吃下午茶的时间，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洗洗这些茶具。”

“我猜你们肯定总是换着座位转着圈儿坐吧？”艾丽斯说。

“一点儿也不错，”帽商说：“这个碟子里的东西吃光了，就坐到下一个碟子的前面去。”

“但是当你坐完了一圈儿，又回到第一个碟子那该怎么办呢？”艾丽斯大胆地问。

“咱们说点别的吧。”三月兔打个哈欠，又说：“我都听腻了。我建议让这个小姑娘给咱们讲个故事。”

“我恐怕没有什么故事好讲。”艾丽斯有点惊慌失措地说。

“那么让睡鼠来讲！”他俩一块儿叫起来。“快醒醒，睡鼠！”他俩边叫边一块儿掐他。

睡鼠慢慢地睁开眼睛，“我还没睡着，”他哑着嗓子，小声说，“你们说的每句话我都听见了。”

“快给我们讲个故事！”三月兔央求着说。

“是啊，讲吧！”艾丽斯央求着恳求道。

“你还得快点讲，”帽商补充说，“否则在你讲完之前，你又该

睡着了。”

睡鼠就匆匆忙忙地讲开了：“从前有三个小姑娘分别叫埃尔西、蕾西和蒂利。她们住在一口井的底下——”

“她们吃什么东西过活呢？”艾丽斯好奇地打断故事问道。

她总是对吃呀、喝呀那些问题很感兴趣。

睡鼠想了一分钟，说：“她们吃蜜糖。”

“她们不能老吃蜜糖，你知道吗，”艾丽斯柔声说，“如果那样的话，她们会生病的。”

睡鼠说：“是啊，她们病得很厉害。”

艾丽斯心里纳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的生活呢？”

她很想知道个清楚，就接着问：“但是她们为什么要生活在井底下呢？”

“你再喝点茶吧，小姑娘”三月兔非常热情地对艾丽说。

艾丽斯有点生气地回答：“我一口茶也没喝，怎么能说喝些呢？”

“你肯定，不能比‘没有喝’喝得更少了吧，”帽商解围说，“实际上，比‘没有喝’喝得‘再多些’是很容易的。”

“没有人在向你请教。”艾丽斯更生气地说。

“啧啧，现在你看看是谁在对别人妄加评论呢？”帽商得意地说，想起了艾丽斯的话，报复般地回说给她。

艾丽斯没想出反驳的话，就给自己添了些茶，又来了点黄油面包，然后转向睡鼠，又问了一遍：“她们为什么生活在井底下呢？”

睡鼠又想了一分钟，说：“那是一口蜜糖井。”

“世上怎么会有这回事！”艾丽斯开始感到非常生气。而帽商和三月兔在一旁说：“嘘！嘘！安静！”睡鼠绷起了脸，说：“要是你还这么不懂礼貌，下面的故事就你自己讲吧！”

“别这样，请讲下去吧！”艾丽斯央求道：“我再不会打断你了。顶多，顶多再有一次。”

“什么！还有一次！”睡鼠愤愤地说。不过，他还是继续了下去：“那三个小姐妹就学着抽，你知道——”

“她们抽什么？”艾丽斯急忙问，已经忘记了自己刚才许诺的话。

“蜜糖。”这回，睡鼠想都没想就说出来了。

“我想要一个干净点的杯子，”帽商插嘴说，“咱们都往那边挪一个座位吧。”

说着，他挪了一个，睡鼠跟着他也挪了一个，三月兔挪到了睡鼠原来的座位上，艾丽斯非常乐意地换到了三月兔的位置上。换过之后，只有帽商一个人得好处。艾丽斯现在的位置比刚才那个差多了，因为三月兔把一杯牛奶全洒在了盘子里。

艾丽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就小心翼翼地问：“但是我还有点不明白，她们从哪儿抽蜜糖呢？”

帽商回答说：“既然从水井里能抽水，那么当然从蜜糖井里也能抽出蜜糖来了。明白吗？你这笨蛋！”

艾丽斯没去理帽商的最后一句话，对睡鼠说：“可是她们已经都在井里了。”

“当然了，她们是在井里。”睡鼠很肯定地说，“井的最里面，嗯。”

这让艾丽斯更迷惑不解了，她只好等着睡鼠再说下去，不再打断他。

睡鼠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接着说：“她们学着抽各式各样的东西，而且每样东西的名字都是以 M 打头——”

“为什么要 M 打头呢？”艾丽斯又问起来。

“为什么不呢？”三月兔用反问着回答艾丽斯。

艾丽斯没说话。

再瞧睡鼠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他被帽商掐了一下，又吱地叫了一声醒了过来，接着说：“那些东西都是以 M 打头（原文为以英文字母 M 打头的一些词 moustraps（捕鼠器）、moon（月

亮)、memory(记忆)、muchofmuchness(很相像)。改译为中文以汉语拼音 M 打头的一些字。),比如:馒头、明月、美好的回忆,还有满登登——你瞧,你可能常会说什么东西装得满登登的——看见过满登登是什么样儿吗?”

“现在你在问我吗?”艾丽斯更加迷惑不解地说:“我恐怕没有见过——”

“那你就不该开口。”帽商大声说。

艾丽斯简直无法容忍别人对她这样无礼,她生气地站起身,扭头便走。睡鼠马上又睡着了,可其余两个家伙对她离开并不在乎。艾丽斯回头看了两回,多希望他们能叫她回去。她最后一次回头看时,他们俩正把睡鼠使劲儿往一个茶壶里塞。艾丽斯在树林里慢慢走着,她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那个地方我再也不想去了!那是我这辈子去过的最没意思的茶会!”

正说着,她发现眼前的一棵树上有一扇门。门开着,通向里面。“这多奇怪呀!”她又高兴起来,“不过,今天样样事情都很奇怪。我想我还是这就进去的好。”她说就走了进去。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长长的大厅,站在了那个小玻璃桌旁边。“这次我一定能做得好一些。”说完,她拿起金钥匙,打开了那个通往小花园的小门,又咬了一小口被她一直放在兜里的蘑菇,直到变成一英寸那么高。然后顺着通道往前走,终于她来到了那个美丽的小花园,置身于有着美丽的花丛和清澈的泉水的天地里了。

第八章 王后的槌球场

在花园的门口旁边有一株很大的玫瑰,上面长满了白色的玫瑰。有三个花匠正在那儿忙着把它们染成红色。艾丽斯觉得很奇怪,就凑过去。正听见他们中的一个人有点生气地说:“看着点儿,老五,你把色料溅了我一身!”

“我有什么办法!”老五瞪了他一眼说,“是老七撞着我的胳膊。”

老七抬起头说:“你总是这样,老五,老是把错儿赖在别人身上!”

“还是别多说啦!”老五说,“昨天我还听见王后说要砍下你的头呢!”

“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问道。

“这不关你的事,老二!”老七说。

“是啊,这是他的事!”老五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因为他把郁金香的根错当成洋葱交给了厨子。”

老七把手里的刷子往地上一摔,说:“看一眼吧,还有比这个更不公平的事吗?”一转身,他的眼睛刚好落在了站在一边看着他们的艾丽斯身上,就马上住了声。那两个也转过头来看,然后他们马上向艾丽斯鞠了一躬。

艾丽斯怯生生地问:“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白色的玫瑰花染成红色呢?”

老五和老七不说话,都看着老二。老二低声说:“唉,这位姑娘,实际上,这地方该种的是一棵红玫瑰,我们错种了白色的,如果王后知道了,我们的脑袋全得被砍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在她来之前尽力,为了……”这时,那个一直很警惕地朝花园门口张望的老五突然叫了起来:“王后!王后她来了!”三个花匠立刻脸朝下趴在了地上。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艾丽斯转头望去,想要瞧瞧王后的模样。

走在前面的是十个手捧梅花的士兵,那个梅花是纸牌中的那种。他们的身形和那三个花匠很像,长方形又扁扁的,把手和脚都挤在了角上。紧接着是十个大臣,他们都用方片作装饰,像士兵一样,一对一对走着。再后面是十个小公主和小王子,他们同样两个两个地拉着手,快活地蹦跳着往前走。然后是一些宾

客，看样子大多数是国王和王后。在他们当中，艾丽斯看见了那只白兔子。他说话很快，神色看起来慌慌张张，对所有话都一笑置之。走到艾丽斯面前时，也没发现她。接下来是红桃杰克，他手捧着一个深红色的天鹅绒垫子，上面是国王的王冠。在这列壮观的队伍的最后，便是国王和红桃王后。

艾丽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脸向下趴在地上，她不记得听人说过巡幸的时候还有这么一条规矩。她觉得要是人们都脸朝下趴在地上，什么也看不到，那么巡幸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她还是站在原地等着。

巡幸的队伍来到艾丽斯跟前，大家都停下来看她。王后严厉地问道：“这是谁？”她这话是向红桃杰克问的。可红桃杰克只是鞠了一躬作为回后，然后笑了笑。

“这个白痴！”王后不耐烦地摇摇头，然后转向艾丽斯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万福，陛下，我叫艾丽斯。”恭恭敬敬地回答。但随后她想：“嗨呀！他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罢了。我为什么要害怕他们呢？”

“这几个又是谁？”王后指着趴在玫瑰树旁边的三个花匠问道。他们三个正脸朝下趴着，背上的花色同其他纸牌一样，所以王后也辨不清他们是花匠，是士兵，是大臣，还是她的三个孩子。

“我怎么知道呢？这又不是我的事。”艾丽斯对自己这么大胆的回答吃了一惊。

王后气得涨红了脸，睁大了眼睛，狠狠瞪了她一会儿，然后尖声叫道：“砍掉她的头！快砍——”

“你胡说什么！”艾丽斯声音又大又坚决地说道。王后便不作声了。

国王用手挽着王后的胳膊，劝慰样地说：“想想看，亲爱的，她只不过是孩子！”

王后生气地转过脸不去理他，只对红桃杰克说：“把他们给我翻过来！”

红桃杰克小心翼翼地用一只脚把他们翻了过来。

“站起来!”王后尖着嗓子大声命令道。那三人花匠马上跳了起来,然后向国王、王后、王子们和在场的每个人鞠躬。

“别鞠躬了!”王后说道,“你们都把我头弄晕了!”说完,转向那棵玫瑰树,问道:“你们刚才做什么呢?”

“陛下,祝您万岁,”老二跪下一条腿,十分恭敬地有些害怕地说,“我们正在……”

“我知道啦!”王后看了一眼玫瑰花,马上明白了。“砍掉他们的头!”队伍继续前进,只留下三个士兵来处决那三个不幸的花匠。花匠们跑到艾丽斯跟前求情。

“他们不会砍你们头的!”说完,艾丽斯就把他们装进了一个立在旁边的大花瓶里,那三个士兵在附近找了好一会儿,没找到,就赶快追队伍去了。

“砍掉他们的头吗?”王后问。

“陛下圣明,他们的头全砍掉了!”三个士兵大声回答。

“好极了!”王后高兴地说:“你会玩槌球吗?”士兵不说话,看着艾丽斯,因为这个问题很明显是问她的。

“会!”艾丽斯回答说。

“那就跟过来吧!”王后说。艾丽斯于是就加入了巡幸的队伍。“今天天气真好啊!”有个声音在她旁边小声说。原来那个白兔子正好走在她旁边,好奇地盯着她看。

“是很不错,”艾丽斯说,“那个公爵夫人呢?”

“嘘嘘!”白兔子小声说,他谨慎地四处看了看,然后踮起脚尖儿,把嘴贴在艾丽斯耳旁,说:“她被判了死罪了。”

“为什么?”艾丽斯很吃惊地说。

“你是说她很可怜吗?”兔子问。

“不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她可怜,我是问‘为什么’。”

“她打了王后一个耳光,”白兔回答。艾丽斯“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嘿,快闭嘴!王后会听到的!”兔子胆怯地低声警告她,

“是因为她来得太晚了，王后就说——”

“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王后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响了起来。于是人们就向四面八方跑开去，你撞我，我绊你，过了两分钟，大家才安顿下来。接着游戏开始了。

艾丽斯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槌球场：地是坑坑洼洼的，作球的是只活刺猬，球槌用的是活火烈鸟，球门是士兵撑着腰弓着身子搭成的。

艾丽斯发现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怎么制住手中的火烈鸟。后来，她想了好办法，她可以舒舒服服地把他夹在胳膊底下，让他两条腿耷拉着。可她刚把他的脖子弄直，要用他的脑袋打刺猬一下，他忽然扭过脑袋看着艾丽斯。那副傻样儿使艾丽斯禁不住笑出声来。当她理顺了他的头，准备再开始的时候，又看见淘气的刺猬伸了伸身子，又向别处爬去。还有，她要发球的地方尽是沟沟坎坎，还有那些弓着身子的球门士兵有的也站起来朝别处走去。艾丽斯不一会儿就发现，这实在是个很难玩的游戏。

玩球的人也不按顺序，你争我吵，把刺猬抢过来抢过去。王后发怒了，几乎每分钟都跺着脚，不是叫“把他的头砍了！”就是叫“把她的头砍了！”

艾丽斯开始觉得很发愁，虽然她到现在还没有和王后吵过嘴，可她知道那随时可能会发生。她想：“那时候我该怎么办？他们这儿这么喜欢砍人头，真是奇怪啊，居然还有人活下来！”她四下里张望着，想找条路逃出去又能不被别人看到。突然她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景象。开始她很奇怪，可看了一会儿，她就明白了，那是个笑脸，她对自己说：“是那只柴郡猫，现在我可找到了能说话的人了。”

“你过得怎么样啊？”他的嘴刚变得够说话用了，就马上 artwork 问她。艾丽斯等到他的眼睛变了出来，就冲他点了点头。她想：“现在和他说话没用，要等他的耳朵变出来才行，至少变出

一只再说。”过了一会儿，整个脑袋变了出来，艾丽斯就放下她的火烈鸟，开始评论这个游戏。她很高兴能有人听她说话。那猫好像觉得现在模样已经足够了，就不再往外变什么了。

“我觉得他们的游戏一点儿都不公平，”艾丽斯开始抱怨，“他们都在那儿大吵大闹，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而且，他们好像没什么像样的规则，就算有，也没人遵守。你简直想象不到有多乱。这里样样东西都是活的，刚才我就要把球打进下一个球门了，可那球门走到了场子的那边儿——我本来该打着王后的刺猬，可他一见我的刺猬来了，就跑了。”

“你喜欢王后吗？”猫小声问。

“一点也不喜欢，”艾丽斯说“她实在太——”这时她发现王后正站在她身后，所以她就接着说：“——想要赢，可是到游戏结束了也赢不了。”

王后笑了笑就走开了。

“你和谁说话呢？”这时国王走到艾丽斯跟前，惊讶地盯着猫的头问艾丽斯。

“让我来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柴郡猫。”艾丽斯说。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样子，”国王说，“不过，他要是愿意，可以吻我的手。”

“我才不愿意呢。”猫毫不客气地说。

“别那么放肆，别那么瞪着我看！”国王躲到了艾丽斯身后。

“猫也有权看国王（“猫也有权看国王”是英国谚语，意思是说“小人物也有自己的权利”。），”艾丽斯说：“我曾在哪本书上读到过这话，只是记不得在哪本书上了。”

“这样的话一定要被删掉。”国王坚决地说，然后就冲正路边的王后说：“噢，亲爱的！我希望你替我把这猫砍了！”王后对大事小事都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所以想也不想，就说：“砍掉他的头！”

国王赶说：“我亲自把刽子手找来。”说完，就跑开了。王后发怒的尖叫声又在远处响了起来。艾丽斯听见了，她又判了三个玩

球者死刑。因为轮到他们打，他们却忘了。艾丽斯想，最好还是去瞧瞧游戏进行得怎么样了，虽然一点儿也不喜欢那儿的情景，又乱得没规矩但她还是走开去找她的刺猬了。她的刺猬正和另一只刺猬热闹地打着架，这对于艾丽斯倒是个好机会，可以两个一块儿打。问题是她的火烈鸟跑到场子的另一边去了。艾丽斯看见他正在使劲往一棵树上飞，就是怎么也飞不上去。

等她把火烈鸟逮住，带他回来的时候，刺猬的架早打完了，两只都跑得无影无踪。“这倒也没关系，”她想，“反正球门也从这边跑开了，有了球也没用。”于是 she 就把火烈鸟挟在胳膊底下，以免他再跑掉。然后她往回走，去找她的朋友再说会儿话。当她走到柴郡猫待着的地方时，吃惊地发现那儿已围了一群人。刽子手、国王、王后三个正在吵成一团，他们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其余的人安静地站在周围，看上去都很不安。艾丽斯一到场，他们三个就都求她帮忙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向她讲着，又是一块儿说。她发现想弄清他们在说什么实在是一件难事。

刽子手讲，总不能从没有身子的东西上砍一颗头下来，从哪儿砍？他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到了现在这一大把年纪，他也不想干。

国王说，是个东西就有个头可以砍，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王后说，要不马上解决这件事儿，她就要把这儿每个人的脑袋都砍了。就是最后一句话，让大家心惊肉跳。

艾丽斯也想不出别的，只好说：“这是公爵夫人的猫，你们最好去问问她。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她在监狱里呢，”王后余怒未消，对刽子手说：“去把她带来。”刽子手箭一样跑开了。

刽子手跑走的时候，猫的头开始渐渐地模糊了，等到把公爵夫人带来，他已经变得无影无踪了。这回国王和刽子手疯子似地跑来跑去找他，而其他人又回去做游戏去了。

第九章 假海龟的故事

“你一定想不到我见了你有多高兴，可爱的小伙计！”

公爵夫人说着，就把她的胳膊塞到艾丽斯的胳膊底下，兴高采烈地挽着她一块儿走。

艾丽斯见到她的心情这么好，也很高兴。她想，头一回在厨房遇到她的时候，可能因为那儿胡椒味太浓，她才那么暴躁。“假如我是公爵夫人，”她对自己说，“我根本不会在我的厨房里放了一点儿胡椒。汤里不放胡椒也挺好，也许是因为多吃了胡椒人们的脾气变得那么火爆。”她很高兴自己发现了这个新规律，又接着说道：“醋喝多了就会让人心酸难过；吃多了苦菊花就会让人悲伤，痛苦；还有……还有像麦芽糖一类的东西会让孩子的脾气甜甜的。我真希望大人们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就不会不给孩子们糖吃了，你知道吗？”

这时，她几乎忘了公爵夫人的存在，所以，当公爵夫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来的时候，她吓了一跳。公爵夫人说：“你在想心事吧，亲爱的，它让你连说话都记了。我刚才没有告诉你那件事的寓意，可是我马上就想起来了。”

“也许那里没有什么寓意吧。”艾丽斯大胆地说。

“啧啧！你这傻孩子！只要你去找，每件事都会有寓意。”说着，她朝艾丽斯又接近了些。

艾丽斯非常不愿意挨她这么近。首先，因为公爵夫人长得特别不好看；其次，因为她的高矮。下巴正好抵在艾丽斯的肩膀上，而她的下巴很尖，压得艾丽斯很不舒服。但是艾丽斯不想和她生气，就尽量忍着，应酬似地说：“现在游戏进行得顺利些了。”

“所以嘛，那里的寓意就是——噢，是爱，就是爱使这个世界运转！”公爵夫人有点兴奋地说。艾丽斯小声说：“有人说过，世

界运转就因为每个人都管好了自己的事儿!”

“啊!对呀!这是一回事嘛!”说着公爵夫人用她的尖下巴在艾丽斯肩膀上钻了一下。又说:“那事的寓意就是‘只要注意意思,修辞自会准确’。”

艾丽斯心想:“她怎么这么喜欢去发现事情的寓意啊!”

“我敢说,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不把手放在你腰上。”公爵夫人停了一下,又说:“因为,我还不清楚你这只火烈鸟的脾气,让我来试一下,好吗?”

“可能会咬疼你的。”艾丽斯慢不经心地回答。她并不着急做这个试验。

“太对了。”公爵夫人说,“这些火烈鸟跟芥末一样都会咬疼人。这其中的寓意就是‘物以类聚,鸟以群分’。”

“可是芥末不是什么鸟啊。”艾丽斯很奇怪她这么说。

“没错,你总把事情想得这么清楚。”公爵夫人肯定地说。

“我想,芥末是一种矿物质。”艾丽斯说。

“它当然是一种矿物质,”公爵夫人说,她好像准备同意艾丽斯所说的每一句话,“这附近就有个大芥末矿。这里面有个‘你的愈多,我的(英文中 mine 可当“矿”和“我的”等义讲,此处为文字游戏。)愈少’的寓意。”

艾丽斯没有注意听她说的这最后一句话,惊叫道:“哎呀,我知道啦!芥末是一种植物。它看上去不太像,可确实是植物。我们课上讲过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件事的寓意就是‘你像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或者让你听上去简单些就是——‘你永远不要以为你自己不是那种呈现在别人眼中的样子或者也许是呈现过的样子比你过去呈现于他们面前的样子更像样子’。”

“我想,如果我能把这句话写下来,也许就会明白,可你说得太快了,我不明白。”艾丽斯十分恭敬地说。

“这算不了什么,要是我高兴,能说得更长呢。”公爵夫人很

得意。

“求你还是不要说得理长了吧，那太麻烦了。”艾丽斯不想再听这些了。”

“噢，别那么见外！”公爵夫人高兴地说，“到现在为止，我说的每句话都可以当作礼物送给你。”

“这么小气的礼物！幸好他们不会拿这个作为生日礼物送我！”艾丽斯心里想着，但她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又想心事了？”公爵夫人问道，又用尖下巴在她肩膀上钻了一下。

“我有权利思考。”艾丽斯严厉地回答。她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就像猪也有飞的权利一样，这寓——”

公爵夫人的声音一下子地低了下去，就连她爱说的“寓意”两个字也中断了，挽着她的那支胳膊也颤抖起来。艾丽斯抬头看，发现王后正站在她俩面前，抱着胳膊，皱着眉头，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

“陛下，天气真好啊！”公爵夫人用又小又弱的声音说。

“现在，我警告你，”王后一边躁着脚一边大叫，“要么是你现在滚，要么是你的头滚，马上就滚，不许耽搁！你自己看着办！”公爵夫人选择了前者，赶紧撒腿跑了。

“我们继续玩游戏吧。”王后对艾丽斯温和地说。艾丽斯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得跟着她慢慢地又走回到槌球场上。其他的客人都趁着王后不在的时候都到树荫底下休息去了。他们一见到王后回来，就马上又跑回到场上来。王后坚决地说，他们如果再迟一会儿就全得送命。

玩球的时候，王后一刻不停地和别的球手叫喊，不是叫“砍掉他的头！”就是叫“砍掉她的头！”那些被判了死罪的人被士兵押起来，那些士兵当然只好做这事而不能再做球门，所以半个多钟头，就没有球门了。所有玩球的人，除了国王、王后、艾丽斯，都被抓了起来，判了死罪。

王后气喘吁吁地对艾丽斯说：“你看见假甲鱼了吗？”

“没有，”艾丽斯说。“我还不知道假甲鱼是什么东西。”

“就是做甲鱼汤用的那种甲鱼。”王后问她解释。

“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艾丽斯说。

“那就过来吧，他会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王后牵着艾丽斯走开去。

当她们离开的时候，艾丽斯听见国王小声对其他人说：“你们全都被赦免啦！”“好啊，这简直太好了！”她对自己说，因为她见到那么多人被王后判了死罪心里非常难过。她俩很快来到一只狮鹰跟前。那只狮鹰正在太阳底下酣畅地打着盹儿。“快醒来，你这懒鬼！”王后叫道，“帮这位小姑娘去找假甲鱼，让他给她讲故事。我得回去看看我判的那些死囚。”说完，她就跑去了，留下艾丽斯一个人单独和狮鹰在一起。艾丽斯不怎么喜欢那家伙的模样，但是总的来说，她觉得和他呆在一起总比去找那个野蛮的王后安全些，所以她等着和她说话。

狮鹰坐了起来，揉揉眼睛，看着王后，直到她消失，然后偷偷地笑了两声。“多有趣呀！”狮鹰半对自己，半对艾丽斯说。

“什么有趣呀？”艾丽斯胡疑地问。

“当然是她喽，”狮鹰说，“那都是她的幻想，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杀过人。跟我来吧！”

“这里儿的人都爱说‘来吧’这两个字。这辈子我从来没被人这么多人呼来唤去过，从没有过！”艾丽斯边想边慢慢地跟在他后面有点不平地样子。

没走多远，他们看见了假甲鱼正悲伤地、孤零零地坐在远处岩石的一个角上。当他们走近些，艾丽斯都能听到他的叹息声，他悲伤得好像心都快碎了。她非常同情他，就问狮鹰：“他因为什么事伤心呢？”狮鹰回答她的话跟刚才差不多：“那都是他的幻想，你知道，他从来没有伤心过。来吧！”

他们走到了假甲鱼跟前，假甲鱼正瞪着双满眼泪水的大眼

睛看着他们，什么话也没说。

狮鹰说：“这位姑娘想听听你的故事。”

“我会讲给她听的，”假甲鱼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坐下去吧，你也来。在讲完故事之前什么也不要说。”

于是他们坐下来，沉默了一分钟。艾丽斯心想，他还不开始讲，那什么时候才能讲完呢？可她还是耐心地等着。

终于，假甲鱼叹了口气，开始讲故事了：“唉，从前，我是一条真甲鱼。”

说完这一句，好长时间不说话，只是偶尔会听见狮鹰在那儿打几个响嗝和假甲鱼不停的抽泣声。艾丽斯真想站起来对他说：“先生，谢谢你这么有趣的故事。”她又禁不住想：“一定还会有些什么的。”所以她还是坐在那儿，什么也没说。

好长时间，假甲鱼稍微镇静了一儿点，继续说开了，只是还不时地呜咽两声：“那时我们年龄还小，在海里上学。老师是个老甲鱼——我们常叫他乔叔。”

“为什么叫他乔叔呢？”艾丽斯问。

“我们叫他‘乔叔’，当然是因为他给我们‘教书’。（原文为 tortoise（甲鱼）与 taughtus（教我们）谐音。此为文字游戏。改译为“乔叔”和“教书”谐音。）你可真笨！”假甲鱼生气地说。

“这么傻的问题你也问得出口，羞不羞呀？”狮鹰也这么说。他俩坐在那儿，都瞧着艾丽斯谁也不说话，可怜的艾丽斯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最后，狮鹰对假甲鱼说：“接着说吧，老伙计，别整天这么呆着。”假甲鱼接着原来的话说下去：

“是。我们去海里上学，虽然你可以不信这个——”

“我哪里说我不信了！”艾丽斯打断了他。

“你就是不信！”假甲鱼瞪起眼睛说。

“你闭嘴吧！”在艾丽斯想反驳之前，狮鹰插进来制止了她。假甲鱼接着说：

“我们受过最好的教育。实际上，我们天天去上学。”

“我上的也是全日制的学校，你用不着这么得意。”艾丽斯说。“有附加课吗？”假甲鱼急忙问。

“有啊，我们要学法文和音乐。”艾丽斯说。

“洗衣课呢？”假甲鱼问。

“当然没有！那算什么课？”艾丽斯生气地说。

“哈，那么，你的学校就不是个真正的好学校，”假甲鱼十分宽慰地说，“在我们学校，课程表最后写着‘法文课、音乐课、洗衣课’。”

“你们住在海底，不用常洗衣服吧。”艾丽斯想弄清楚些，便说道。

“我上不起这课，”假甲鱼长叹了一口气，“我只能上普通课。”

“普通课有什么呢？”艾丽斯更好奇地问。

假甲鱼理所当然说：“当然是夺术和泻滞，^①啦，然后是各种算术的课比如说夹术、钳术、丑术、戳术。（原文中 Reeling 和 Writhing 原指 Reading（读书）和 Writing（写字），后面各指加、减、乘、除法。假甲鱼有时口齿不清，有时用错了词。改译为汉语的谐音字。）艾丽斯很冒险地问了一句：“我从没听说过‘丑术’，那是什么呀？”

狮鹰举起两个爪子很吃惊地喊道：“什么！你从没听说过‘丑术’，我想，你总该听说过‘美术’吧？”

“听过呀，”艾丽斯迟疑地说，“美术就是——让东西变得好看些呀。”

“就是嘛！那你要是再不懂什么是‘丑术’，简直就是个傻瓜了。”狮鹰又说。

对于这个问题艾丽斯不想再继续说下去。就转向假甲鱼道：

“你们还学什么课吗？”

假甲鱼搬着爪了数了数，然后说：“嗯，还有‘梨史’。有古代‘梨史’和现代‘梨史’，还和‘地梨’一块儿上。还有‘涂花’——对了，‘涂花’老师是个老鳗鱼，他一星期才教我们一回。他教我们

‘素描花’。‘水彩花’和‘油花’。

（正确的应为“地理”、“历史”、“图画”、“素描画”、“水彩画”、“油画”。）”

“那是什么样的？”艾丽斯问。

“真可惜我不能做给你看，我的手都僵了。狮鹰又从来没学过。”假甲鱼不无遗憾地说。

狮鹰也插嘴说，“我去上古典老师的课了，他是个老螃蟹。”

“我从来没上过他的课。唉！”假甲鱼又叹了口气，“他们常说，他教的是‘拉听’文和‘希烂’（应为“拉丁”文和“希腊”文。）文。”

“没错，没错，他就是教这些的。”狮鹰说着也叹起气来，他们两个都用爪子蒙起了脸。

艾丽斯赶紧换个话题问：“那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课呢？”

假甲鱼说：“第一天十个小时，第二个九个小时，以此类推下去。”

“多奇怪的安排啊！”艾丽斯惊叹了一声。

“这就是为什么叫作‘念书’的缘故，念着念着，课就疏（英文中 Lesson（课程）lessen（减少）谐音，译为“念书”和“疏”谐音。）了，少了。”狮鹰有些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

这让艾丽斯觉得很新鲜，她仔细想了一会儿，才又问：“那么，第十一天一定是个休息日了？”

“那当然。”假甲鱼说。

艾丽斯急着又问：“到了第十二天，你们干什么呢？”

“讲上课的事已经够多了。”狮鹰不耐烦地打断了话题。

“现在给她讲讲游戏吧。”

第十章 龙虾四组舞

假甲鱼深深地叹了口气，用一只手背揉了揉眼睛。他看着艾丽斯，想说点什么，可是，半天，只是一个劲儿地抽泣，哭得说不出话来。狮鹰说：“你看他，就像鱼刺卡住了喉咙。”

他摇摇假甲鱼的身子，又在他背上捶了一阵。终于，假甲鱼能出声了，满脸挂着泪珠，说道：“你不是常在海底住吧？”

“我没有。”艾丽斯回答说。

“可能你从没见过一位龙虾吧？”

艾丽斯本来想说：“我曾吃过。”但她立刻控制住了，只是说：“没有。”

“那你肯定不知道龙虾的舞蹈有多有意思！”

“我确实想不出，那到底是种什么舞？”艾丽斯说。

“来吧，”狮鹰喊着，“你们先到海滩上去站成一行。”

“两行！”假甲鱼叫道“海豹们，乌龟们，还有其他什么的都站好。一会儿，等你把那些海蜇赶到别处去……”

“那通常需要花些时间的。”狮鹰打断了他。

“你上前两步！”

“每个人拉一个龙虾作舞伴！”狮鹰命令似的说。

“那是当然。上前两步，拉着舞伴！”

“交换龙虾，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狮鹰又说。假甲鱼接着说：“然后，你知道，你该扔……”

“龙虾！”狮鹰大声叫一声，像爆炸的一颗炸弹。

“把他们都扔到海里去，越远越好。”

“然后追着他们游过去！”狮鹰叫道。

“在海里翻个180度的大跟斗！”假甲鱼狂跳着。“再次交换龙虾！”狮鹰扯着嗓子喊道。

“再回到岸上来，这就是整个舞蹈的第一幕。”解说完了，假甲鱼突然就放低了声音。他们两个刚才还蹦呀，叫呀，像疯子一样，现在又悲伤地、安静地坐了下来，一块儿眼巴巴地看着艾丽斯。

艾丽斯小心地说：“这可真是个非常不错的舞蹈。”

“你有点儿喜欢看它吗？”假甲鱼问。

“真的非常喜欢。”艾丽斯说。

“来吧。咱们试一下这第一幕吧！”假甲鱼对狮鹰说，“没有龙虾我们也会跳，可谁来唱歌呢？”

“噢，你来唱。”很高兴，狮鹰答应下来。

所以他们就在艾丽斯面前一圈圈地跳开了，有时他们离她太近了，都踩到了她的脚。他们还挥着前爪打着拍子，听见假甲鱼又慢又悲哀地唱道：

“水白蟹(原文应为 Whiting(鳕鱼)，为下文文字游戏中谐音方便，改译为“小白蟹。”)对蜗牛说：‘你走得快点吧。后面有个海兔(原文应为 Porgoise(海豚)，改译为“海兔”。原因同上。)在追我们，踩了我的尾巴。

看那边龙虾和乌龟欢乐地跳着舞。他们在等着咱们——你也来参加吧。’

你来，不来吗？你来。不来吗？你来跳舞吗？你来，不来吗？你来，不来吗？你不来跳舞吗？’

他们交给我们的龙虾扔到海里去，你永远也想不到这多么有趣。’

可那蜗牛斜眼答道：‘太远，那地方太远了！’

他向白蟹说声‘谢谢’，就向别处走去。不肯。不能吗？不肯。不能吗？你不肯跳舞吗？不肯。不能吗？不肯。不能吗？你不能跳舞吗？白蟹朋友说：‘远有什么了不起？’

那儿还有个沙滩同这个连在一起。

远远地离开英格兰就会近近地望见法兰西。新近的蜗牛别

灰心，去和他们一起跳。

你来，不来吗？你来。不来吗？你来跳舞吗？

你来，不来吗？你来。不来吗？你不来跳舞吗？

“谢谢你们，这个舞看上去真有意思。”她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跳完了。”我真喜欢那首写白蟹的歌！”

“噢，说起白蟹，他们……你一定见过他们吧？”假甲鱼问。

“是啊，我常在餐桌……”艾丽斯立刻把话咽了回去。假甲鱼说：“我可不知道参洲（假甲鱼把“餐桌”错听为“参洲”）在哪儿，不过要是你总能见到他们，一定知道他们的样子。”

“我想我知道吧。”艾丽斯想了想说，“他们把尾巴放进嘴里，而且他们全身都裹着面包渣。”

“面包渣？你可说错了，”假甲鱼说，“面包渣都会被海水冲掉的，不过，他们确实把尾巴放进嘴里。那是因为……”

说着，假甲鱼打了哈欠，闭上了眼睛对狮鹰说：“你来告诉她原因，还有另外那些事儿吧。”

狮鹰便接下去说：“那是因为——他们要和龙虾跳舞。所以被扔进了海里。所以被抛得很远。所以把尾巴紧紧地放进嘴里。所以再也弄不出来了。就是这样。”

“谢谢，这太有意思了。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这么多的关于白蟹的事儿。”艾丽斯很高兴知道这些。

“如果你愿意，我还能告诉你更多呢。”狮鹰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作白蟹吗？”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艾丽斯托起腮帮说。

“因为他能用来刷鞋。”狮鹰郑重其事地告诉她。

艾丽斯都被弄糊涂了。“用来刷鞋？”她好奇地又重复地问一遍。

“用什么来刷鞋呢？”狮鹰说。“我的意思是你用什么给你的鞋上光？”

艾丽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想了一下，然后说：“我想，我

是用黑鞋油。”狮鹰用沉沉的声音说：“在海里，我们都是用‘白蟹（原文中 Whiting 意为“鳕鱼”和“刷白”。改译为“白蟹油”与“白鞋油”谐音。）’油来刷鞋上光。现在你明白了吗？”

艾丽斯觉得很奇怪，就问：“白鞋油是用什么做的？”

“当然是用蟹粉和蟹油。”狮鹰极不耐烦地回答，“任何一个小虾米都会这样回答你。”

“如果我是那只白蟹，”艾丽斯说，脑子里一直想着那首歌，“我不会对海兔说：‘请你待在后面吧，我们不想带你去！’”“他们必须带上他。”假甲鱼说，“一条聪明的鱼走到哪儿都得带上一只海兔。”

“这是真的吗？”艾丽斯十分惊奇。

假甲鱼说：“那当然。你看，如果一条鱼来找，对我说他要去旅行，我就会问他‘你带海兔了吗？’”

“你是说‘海图’（原文是 Porpoise（海豚）和 Purpose（目的）谐音。改译为“海兔”和“海图”谐音。）吧？”艾丽斯说。

“我说的就是这个。”假甲鱼有点生气地回答。这时，狮鹰插进来说：“好了，让我们来听听你的故事吧。”

“我可以给你们讲讲我的奇遇。从今天早上开始。”艾丽斯胆小似的说，“一回到昨天就不行了，因为昨天我是另外一个人。”

“说清楚，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假甲鱼着急地问。

“不要！不要！先讲奇遇！”狮鹰也着急地说，“要是说起来，总得花些时间。”

艾丽斯就从第一次碰见白兔子讲起。开始好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那他们一边一个，挨得她很近，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看着她。不过，讲着讲着，她就不怕了。她的两个听众都不声不响地静静地听，直到她讲给毛毛虫背《威廉老爸，你老啦》那首诗，把词全背错了。假甲鱼才吸了一口气说：“这可太不可思议了。”

“不能比这个更奇特了。”狮鹰也这么说。

“全都背错了！”假甲鱼沉思着重复了一遍艾丽斯的话，又说：“我现在很想听她再背诵点什么。让她开始吧。”他看着狮鹰，好像他觉得狮鹰有权力指挥艾丽斯似的。

“站起来，背背那首《听见懒汉在那儿说》。”狮鹰说。

“这家伙真愿意使唤人，还喜欢叫人背书！我好像又回到了课堂上还要站起来。”艾丽斯想。但她还是站起来，开始背开了。但她的脑子里尽是刚才的龙虾舞，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些词儿说出来也觉很奇怪：

“听到龙虾在那儿唱：

你把我烤得焦又黄，

我得给自己加点糖。

系上皮带，扣上扣，脚尖摆摆齐。

海潮退了沙子干，

龙虾快活得像杜鹃。

骄傲地讲鲨鱼险。

潮水来了，鲨鱼现，

龙虾见了，闭上嘴，爪子微微颤。”

“这和我从前背的不大一样。”狮鹰说。

“嘿，这个以前我可没听过。不过，它听上去像乱七八糟的胡话。”假甲鱼转过头看一眼狮鹰，好象同意他的话一样，点了点头说。

艾丽斯没说什么，就坐下来，用手捂着脸，心想：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一切恢复正常呀！

“我希望你能把它解释一下。”假甲鱼说。

狮鹰着急地说：“不用解释，接着背下一首吧。”

“可是那龙虾的脚尖是怎么回事？”假甲鱼固执地问，“他是怎么让他们摆摆齐的？你知道吗？”

“那是练芭蕾舞的第一个姿势。”艾丽斯说。其实她对那些都糊里糊涂的，很想说点别的。

“接着背下一首吧。开头一句是‘我路过他的花园’。”

艾丽斯不敢不背，即使她明明知道背出来一定不对。她还是用颤抖的声音背诵着：

“我路过他的花园，
用一只眼睛往里瞧，
猫头鹰和狮子正好在那儿分肉包儿。
狮子吃了肉汁儿和肉馅儿，
只给猫头鹰剩下了点儿面皮儿。
猫头鹰心地善良又乖巧，
还送给狮子一个半儿。
狮子连同刀呀、叉呀一块儿拿，
筵席……”

“背这些乱糟糟的东西有什么用！”假甲鱼打断了她，“你不能解释一下你背的东西吗？这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东西了！”

“我也觉得你最好别再背下去了。”狮鹰说。艾丽斯正巴不得他们让她停下来呢。

“咱们再来跳一回龙虾舞吧。”狮鹰建议道，“或者你愿意再听假甲鱼唱支歌吗？”

“噢，唱支歌，好吧。假甲鱼的主意真不错，来一首吧。”

艾丽斯热切地响应。

她着急的样子让狮鹰十分看不起，说道：“哼！真没品位。给她唱一首‘甲鱼汤’，怎么样？”

假甲鱼又叹了口气，声音哽咽地唱道：

“绝美的汤，浓又鲜，
热腾腾还煮在盘里边！
谁能见了不垂涎？
夜宵汤，绝美的汤！
夜宵汤，绝美的汤！
绝——美的——汤！”

绝——美的——汤！
夜——宵——汤，
绝美的，绝美的汤！
绝美的汤，赛神仙，
山珍海味也得靠一边！
两便士一碗价钱廉。
绝——美的——汤！
绝——美的——汤！
夜——宵——汤，
绝美的，绝美的汤！”

“再来一遍。”狮鹰觉得真不错，就喊起来。假甲鱼接着唱了一会儿，就听见远处有个声音在喊“审判开始啦！”

“走吧！”狮鹰说。没等假甲鱼的歌唱完，他拉起艾丽斯的手就跑。

艾丽斯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问：“是什么审判呀？”狮鹰只答了一句“走吧！”就快跑起来。他们身后的微风中还飘荡着忧郁的歌声：

“夜——宵——汤，
绝美的，绝美的汤！”

第十一章 开庭审判了

他们赶到审判厅的时候，看到国王和红桃王后正坐在宝座上，围着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小鸟和小兽，还有一副扑克牌。红桃杰克站在他们前面，戴着镣铐，一边一个士兵看守着他。国王身边站着那只白兔子，一手拿个小喇叭，一手拿着卷羊皮卷儿。审判厅中间的桌子上摆着一大盘果馅饼。馅饼看上去香喷喷的，看得艾丽斯肚子“咕咕”直叫。她想着：“希望他们快点儿把案子审

完，审完之后把这些点心分着吃！”这种可能性似乎太小了。她就只好四处看看，打发时间。

艾丽斯从没到过法庭，不过她在书上读到过。她很高兴。这儿的每样东西她差不多都认得。“那一定是大法官，”她自言自语道，“因为他戴着个假发。”

艾丽斯说的大法官就是国王，他的假发上顶着个皇冠，看上去很不协调，大小也很不相称。

“那是陪审团，”艾丽斯心想，“那十二个家伙——她只能叫他们家伙，因为有些是兽，有些是鸟，我想——他们应该是陪这员。”她把“陪审员”这个词重复了两三遍，觉得十分自豪。她觉得自己很不错，很少有她这个年岁的小女孩儿知道这个词，她们最多会说“陪审的人”。

十二个陪审员在石板上忙着写什么。艾丽斯小声问狮鹰：“他们在干嘛呢？审判开始前没什么可写的呀？”

狮鹰也小声回答说：“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怕到了审判结束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忘了。”

“这些笨东西！”艾丽斯骂了出来。声音很大。但她马上住了嘴，因为白兔子正高声叫着：“肃静！”国王赶紧戴上眼镜，四处张望，看是谁还在说话。

艾丽斯从那些陪审员的肩膀上可以看见，他们都在石板上写下了“这些笨东西！”几个字。她还看到一个陪审员不会写“笨”字，还去问他旁边那个人。艾丽斯想：“到审判结束的时候，他们准把供词写得一塌糊涂。”

有一个陪审员的石笔划出了刺耳的尖声。艾丽斯对此简直忍受不了。她走到他后面，一下子把他的石笔抽走了。她抽得很快，让那个可怜的陪审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笔就不见了。

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用一个手指头在上面写。他就是那个小蜥蜴比尔斯。当然手指头肯定不能在石板上写出字来。

这时，听到国王说道：“传令官，宣读罪状！”

于是，白兔子吹了三声小喇叭，打开羊皮卷子，宣读如下：

“红桃王后，

做得馅饼香又厚。

红桃杰克，

馋得发慌都偷走！”

“你们作判决吧。”国王吩咐陪审员们说。

“这还不行，这还不行！”兔子急忙插过话来：“在判决之前还有很多程序呢！”

“传第一个证人。”国王想了想，还是白兔子说得对。白兔子就吹了三下小喇叭，高声叫道：“传第一个证人！”

第一个证人是帽商。他走进来，一只手拿着茶杯，另一只手拿着片黄油面包。“请您原谅，陛下，我带了这些来。因为我被传唤的时候，还没吃完下午茶。”帽商说。

“你应该吃完了再来。”国王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

帽商看了看三月兔，他是和睡鼠挽着手跟着帽商来到了法庭的。帽商说：“三月十四号，我想是这样的。”

“十五号。”三月兔说。

“十六号。”睡鼠说。

“把这些都记下来。”国王对陪审员们说。陪审员们就很起劲儿地把这三个日期写在了石板上，然后把它们加起来，再换算成先令和便士。（先令和便士：都是英国的货币单位。）

“摘掉你的帽子。”国王对帽商命令道。

“这帽子是我的。”帽商不服气国王这样命令他。

“是偷的！”国王转向陪审团喊道。陪审员们就马上把这些记下来。

“它们是用来卖的，”帽商解释道，“我自己没有帽子，我是个帽商。”

这时，红桃王后也戴上了眼镜，使劲儿盯着帽商看。看得帽商脸色直发白，心也“怦怦”乱跳。

“呈上你的供词。”国王又厉声说：“别那么害怕，否则我马上砍下你的头。”

这句话一点儿也没让帽商壮起胆儿来，他非常紧张地看着王后。慌得他把茶杯错当成黄油面包咬下了一大口。

正在这时，艾丽斯突然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她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她又开始长大了。她想，该起身离开法庭，但是转念又一想，她应该留下，只要地方够大。

“你别这么挤我了，”坐在她身边的睡鼠说，“我快喘不上气了。”

“我也没办法呀，我正在长大。”艾丽斯委屈地说。

“你没有权力在这儿长个儿。”睡鼠说。

“别胡说，你也在长个儿呢。”艾丽斯大胆地说。

“我是在长，但是我长起来还有个分寸，谁像你这样荒唐的长法。”说着，睡鼠站起身，绷着脸走过法庭的那边去了。王后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帽商，在睡鼠走到另一边去的时候，她对警官说：“给我拿一份上回音乐会的名单来！”听了这话，可怜的帽商害怕得更厉害了，把两只鞋都抖掉了。

“呈上你的证词来。”国王很生气地重复了一遍。“如果不这样，无论你怎么害怕，我都会砍掉你的头。”

“陛下啊，我是个可怜人，”帽商声音颤颤地说，“我的茶才喝了不到一个星期——我的黄油面包也越来越薄——只剃头的工夫——”

“什么工夫？”国王问。

“就是以‘剃’打头的剃头的工夫。（原文是一个较复杂的关于 twinkling、tea 和 T 的文字游戏。改译为“剃”和“T”的关系。）帽商回答。

“‘剃’当然是‘T’打头，你认为我是傻子吗？接着说！”国王严厉地说。

“我是个可怜人，”帽商接着说道，“在那之后大多数事情——

——只有三月兔说——”

“我没说!”三月兔赶忙插了进来。

“你说了!”帽商大声中他喊道。

“我不承认!”三月兔说。

“他不承认,”国王说,“去掉这段。”

“好吧,无论如何,睡鼠说——”帽商边说边着急地看着睡鼠,看看他是不是也会不承认。可是睡鼠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已经睡着了。

帽商接着说道:“在那之后,我又切了一点黄油面包——”

“但是睡鼠究竟说什么了?”一个陪审员问道。

“我不记得了。”帽商说。

国王说:“可你必须记起来,否则我就砍下你的头。”不幸的帽商吓得把茶杯和黄油面包都掉在了地上,跪下一条腿说:“陛下啊,我是个可怜的人啊!”

“你这个笨嘴笨舌的家伙。”国王很生气地说。这时,一只豚鼠喝起彩来,但一会儿就被法庭上的警官制镇压了。警官们把豚鼠的头向下装进一个大帆布口袋里,用带子系上口,然后一块儿坐在了袋子上面。

艾丽斯想:我真是很高兴能见到这个。以前我总在报纸上看到,‘在审判的末尾,有人喝彩,结果一下子被法庭的警官镇压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要是你就知道这些,那么可以下去了。”国王说。

“我已经不能再往下去了,我已经是地板上了。”帽商说。

“那你就坐下。”国王也觉得说得有理,于是换了个主意说。

这时,另一只豚鼠又喝起彩来,又被镇压住了。

“这回好了,两只豚鼠都完蛋了!”艾丽斯心想,“我们可以安静点儿了。”

“我想喝完我的茶。”帽商一边说一边紧张地看着读名单的王后。

国王说：“你可以走了。”帽商飞似地跑出了法庭，连鞋也没来得及穿上。

王后对一个警官说，“快去把他的头砍下来。”那警官赶到门那儿的时候，帽商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传下一个证人！”国王吩咐道。

第二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老厨娘，她手里拿了个胡椒瓶子。在她进来之前，艾丽斯就猜到她是谁了，因为那时门口的人已经开始打喷嚏了。

“呈上你的证词。”国王说。

“我不。”老厨娘拒绝了国王的命令。

国王焦急地看着白兔子。白兔子低声说：“陛下，您对这个证人必须严加审问。”

“唉，如果我必须——我必须——”国王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抱着胳膊，皱着眉头看着老厨娘，眉头皱得眼睛都快闭上了。然后，他低声说：“这些果馅饼是用什么做的。”

“都是用胡椒做的。”老厨娘说。

“是用蜜糖做的。”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在她后面响起。

“把睡鼠给我抓起来！”王后尖声叫道，“砍掉他的头！把他轰出法庭去！镇压了他！掐他的肉！拔掉他的胡子！”

为了处理睡鼠，整个法庭乱了好一阵子，等他们安顿下来时，老厨娘已经不见了。

国王松了口气说：“别管她啦！传下一个证人。”他小声对王后说：“亲爱的，下一个证人得你来审了。我审得头都疼了。”

艾丽斯看着白兔子在名单上找着，她想知道下一个证人是谁。她心想：“看来他们还没找到什么证据呢。”她被白兔子的小尖嗓门吓了一跳：“下一个证人艾丽斯！”

第十二章 艾丽斯作证

“在这儿！”艾丽斯答道。她慌慌张张的，忘了在刚才的几分钟里自己长得已经很大了。她站起来得很急，裙边拽倒了审判席，陪审员们，有的都摔到了下面听众的头上。他们在那儿扭呀、爬呀，让艾丽斯想起了上个星期不小心打翻鱼缸的情景。“哎呀，真对不起啊！”她惊慌失措地叫起来，赶快把他们捡起来。打翻鱼缸的事儿还在她脑子里转，所以她有个念头，觉得不赶紧把他们捡起来，放回审判席去，他们就会死掉。国王郑重地宣布：“审判不能继续了，直到每个陪审员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全部都回去！”他强调了一遍，严厉地看着艾丽斯。

艾丽斯朝审判席那边一看，在她起身的时候，她把那个小蜥蜴弄得人仰马翻。可怜的小东西脑袋朝下，正着急地摆着尾巴，因为他卡在那儿动都动不了。她很快把他拿出来，放好。她心想：“这也没什么意义，照我看，他正着审、倒着审都没什么关系。”

那些陪审员们刚刚安顿好，石板和石笔刚刚找到，就使劲儿地记起刚才事故的始末来，只有那个小蜥蜴还呆愣着。他好像受惊过度，张大了嘴巴坐在那儿，两只眼睛呆呆地瞧着天花板。

“关于这件事你知道些什么？”国王问艾丽斯。

“什么也不知道。”艾丽斯回答。

“什么也不知道？”国王重复问道。

“什么也不知道。”艾丽斯还是这样说。

国王转向陪审员说：“这很重要。”他们刚要记下这话时，白兔子插嘴道：“陛下的意思是，这不重要。”他的语气很恭敬，却一边说一边挤眉弄眼向国王示意。

“我的意思当然是——这不重要。”国王赶忙说，然后在那儿小声自言自语：“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好

像他要试试哪个词读起来更顺口些。

那些陪审员有的写下了“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艾丽斯离他们很近，可以看清他们的石板上写什么。她心想：“反正怎么写都无所谓。”

国王在他的笔记本上匆忙地写着什么，他高声叫道：“肃静！”然后照着本上宣布说：“第四十二条规定，凡超过一英里高的人不得上庭。”

大家都看着艾丽斯。

“我没有一英里高。”艾丽斯说。

“你有。”国王说。

“差不多有两英里高了。”王后也表示同意。

“哼，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走。”艾丽斯说：“并且，哪有这么条规矩？明明是你刚才现编出来的。”

国王说：“这是书上写着的最古老的规矩。”

“如果像你说的它就该是第一条，而不是第四十二条。”

艾丽斯认真地讲着道理说。

国王气得脸色发白，赶忙合上了笔记本，转向陪审员，声音低沉而颤抖着说：“你们来判决吧。”

“还有证据呢，陛下。”白兔子急得蹦起来，“这个纸包是才拾来的。”

王后问：“里面装的是什么？”

白兔子说：“我还没打开过。好像是一封信，是那个犯人写给——写给什么人的。”

“如果是一封信它当然是写给什么人的，”国王说，“除非它不写给任何人，但那是很少见的。”

“地址是寄给谁的？”一个陪审员问。

白兔子说：“根本没有地址。封皮上什么也没有。”他打开纸包仔细辨认了一会儿，才很确定地说：“这根本不是一封信，而是一首诗。”

“是犯人笔迹吗？”另一个陪审员问。

“不是。”白兔子回答说。“所以才稀奇呢。”陪审员们都迷惑不解。

“他一定是冒充了别人的笔迹。”国王说。陪审员们这才恍然大悟。

“陛下圣明，”红桃杰克说，“我没有写过这个，并且这些也不能说是我写的，下面又没写名字。”

国王说：“如果你不署名，罪就会更大。你一定是心怀鬼胎，要不，为什么不像个诚实的人那样堂堂正正地签上你的名字呢？”

这话引得掌声四起。这是国王在这一天里说的第一句精彩的一句话。

王后说：“那当然就证明了他有罪。所以砍掉——”

“这根本就不能证明任何事情！”艾丽斯说，“看，你甚至连诗的内容都不知道！”

“把诗念来听听。”国王吩咐说。

白兔子戴上眼镜，问国王，“陛下圣明，我应该从哪儿开始念？”

国王严肃地说：“从头开始，到结尾停下来。”

法庭上很静，只听见白兔子在念：

“他们说你来找过她，

对他提起了关于我。

她说我人倒还不错，

就是有河也不敢过。

他告诉他们我没走，

这件事倒也是还有。

如果她要再来捣乱。

你说说你该怎么办？

她得一来，他得二，

我们得三多那么一点儿。
他给他们，他们还给你，
其实这都属于我自己。
假如不幸她或者我，
陷入麻烦里没结果。
还得靠你来救他们，
好让我们放心过活。
在她要来插手之前，
我们都有相同意见。
现在有她用来碍眼，
分歧便在大家中间。
她跟他们是最要好，
这个秘密也要把牢。
你知我知天地也知，
再没有第三者知道。”

国王搓着手说：“这是我们听到的最重要的证据。所以，现在，陪审团可以……”

“要是有人可以把这诗解释一下的话，”艾丽斯说，“我就给他六便士。我认为这诗什么意思也没有。”她在刚才的几分钟里长了那么高，所以她现在敢毫不顾忌地打断他。

陪审员们都在自己的石板上记下了：“她认为这诗什么意思也没有。”可他们没有人想试着去解释它。

“如果里面什么意思也没有，”国王说：“那我们就省了大麻烦啦。我们也用不着找什么意思了，不过，我倒不这么看。”他把诗摊放在膝盖上，用一只眼看着，说：“我好像还是能看出点儿意思。‘就是有河也不敢过’——你不会游泳吗？”他转身问红桃杰克。

红桃杰克哭丧着脸摇摇头说：“我像会游泳的样儿吗？”他肯定是不会了，因为他压根就只是张纸牌。

“这倒是，另外还有……”国王又嘟囔起那首诗来：“‘这件事倒是也还有’——这当然是在告诉陪审团——‘如果她要再来捣乱’——这一定是指王后。‘你说说你该怎么办？’

——什么？真是的！‘她得一来，他得二’——嘿，这一定是他们在分果馅饼呢。”

“可接着又说：‘他给他们，他们还给你。’”艾丽斯说。

“对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国王得意洋洋地指着桌上的果馅饼说，“没有比这话更清楚的了。接着还说：‘在要她来插手之前’——亲爱的，我想，你从没去插手这事吧？”他问王后。“从来没有！”王后暴怒地说着，顺手把一个墨水瓶朝小蜥蜴扔了过去。不幸的小蜥蜴发现用一个手指头写不出字来停了下来，可现在他又忙着写上了，蘸着从脸上流下来的墨水又能写了，还写了好一阵子。

国王微笑着环视了一下整个法庭，又说：“那这话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啦。”底下寂静无声。

“这是一个双关语！”国王生气地补充道。于是大家干笑了两声。有的还拍了两下手。

“还是让陪审团来判决吧。”这句话已经是他今天第二十次说了。

“不行，不行！”王后喊道，“先定罪，后判决。”

“胡说八道！”艾丽斯手指着王后大声说道：“定罪前要先审判！”

王后气得脸发紫，叫道：“你闭嘴！”

“我不！”艾丽斯说。

王后扯着嗓子尖叫道：“砍下她的头！”可是没有人动。“谁理你们！”艾丽斯说。你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罢了！这时，她已经恢复到原来的高度了。

就在这时，所有的纸牌都腾空飞起，向她打来。她又怕又气，叫了一声，使足劲想要把它们打落——

第十三章 结 尾

“醒来吧，艾丽斯，亲爱的！”姐姐说，“呃，你睡了个好长的觉啊！”

艾丽斯发现自己正在河边躺着，头枕在姐姐腿上。姐姐正轻轻地拂走刚才落在她脸上的树叶。

“哦，我刚刚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于是，她就把能记起的梦中的奇遇讲给姐姐听。就是你上面读到的。姐姐亲了她一下，说：“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梦，亲爱的。不过现在你得跟我回去吃下午茶了，时候不早了。”艾丽斯站起身往回跑去，边跑边仔细回想着那个梦有多么古怪，多么神奇。

她的姐姐仍旧坐在那儿，手撑着头，呆呆地望着落日，想着小艾丽斯和她梦中的离奇的经历，最后隐隐约约地好像自己也做起梦来，她梦到：

小艾丽斯正用手抱着膝盖坐在她跟前，抬起那双明亮动人的眼睛望着她——她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看见她轻轻地一甩头，因为她那缕长发经常会飘到前面来挡住她的眼睛——她听着听着，周围的一切就都活了起来，变成了小妹妹梦中的奇怪的东西：

白兔子匆匆地跑过去，踩得她脚边的青草“沙沙”作响——受惊的老鼠“扑通，扑通”地在旁边的池塘里游着水——她能听见三月兔正和他的朋友们共同享受那顿永远也不会结束的下午茶，把茶杯弄得“乒乓”响和王后大叫着判处那些不幸的客人们死罪——一边儿盘儿呀，碗儿呀在厨房里乱飞，摔了个粉碎，一边儿猪崽儿在公爵夫人的膝盖上打着喷嚏——又听见狮鹰的尖叫声，小蜥蜴的石笔划石板声，被镇压的豚鼠的沉闷的喘息声，飘在空中到处都是，还掺杂着悲哀的假甲鱼那悠远的抽泣声。

她就这么闭着眼坐着,感觉自己已经在奇境中了,虽然她知道一睁开眼,就又会回到了那个乏味的现实世界——草儿只是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池塘中的芦苇摇曳着,击起水面的层层涟漪——茶杯的“乒乓”声变成了羊铃的“叮当”声,王后的大嗓门变成了牧童的吆喝声——猪崽儿的喷嚏声、狮鹰的尖叫声,还有所有古怪有趣的声音都会变成繁忙的农场上的嘈杂的喧闹声——而远处黄牛“哞哞”的低叫也会代替假甲鱼沉重的啼哭声——她想象着她的小妹妹以后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妇女,在她成年的日子里,仍保持着她童年时纯真可爱的心灵,想象着她怎样聚起她的儿女们,讲许许多多离奇的故事,叫他们听得很出神,也许还会讲到这个很久以前的梦中的奇遇。想象着她如何同情他们的小烦恼,与他们共享小乐趣,还总记起她自己的童年时光和那些快活的夏日。